佛說維摩詰經卷上 一名維摩詰所說不思議法門之稱 一名佛法普入道門三昧經 樹

吳月支優婆塞支謙譯

佛國品第一

聞如是一時佛遊於維耶離奈氏樹園與大比丘衆俱比丘八千菩薩三万二千皆神通菩薩一切大聖能隨俗化佛所住者皆已得住為法城壍護持正法為師子吼十方聞聲衆人不請祐而安之興隆三寶能使不絶皆以降棄魔行仇怨一切所化莫不信解皆度死地脫無罣㝵不失辯才其念及定揔持諸寶悉成其所布施調意自損戒忍精進一心智慧善權已下得無所著不起法忍阿惟越致法輪已轉曉衆人相為現慧德在諸衆為正導以無畏而不動已成福祐慧之分部已得相好能自嚴飾色像第一捨世間財志行高妙名稱普至有金剛志得佛聖性以法感人為雨甘露曉衆言音所說如流其聲清淨入微妙法見生死本衆厄已斷度諸恐畏為師子吼不以多言其講說法

乃如雷震無有量已過量以道寶之智導為大師以知足之行現遠佛聲及法切德博入諸道順化衆生說無比正佛之智慧以十力无畏佛十八法往度惡道諸墮塹者其生五道為大醫王以慧以善救衆生病應病與藥令得服行無量善事皆悉備无量佛國皆嚴淨无量佛悉皆俗學明智之講皆聽聞明者之迹皆履行慧之德本隨次與深法之要皆已入三昧无量能悉成佛力無畏一切具足

其名曰正觀菩薩見正邪菩薩定化王菩薩法自在菩薩法造菩薩光造菩薩光淨菩薩大淨菩薩辯積菩薩寶積菩薩寶掌菩薩寶印手菩薩常舉手菩薩常下手菩薩常慘菩薩常笑菩薩喜根菩薩喜王菩薩正願至菩薩虛空藏菩薩寶甚持菩薩寶首菩薩寶池菩薩寶水菩薩水光菩薩捨無業菩薩智積菩薩燈王菩薩制魔菩薩造化菩薩明施菩薩上審菩薩相積嚴菩薩師子雷音菩薩石磨王菩薩衆香手菩薩衆手菩薩常應

菩薩不置遠菩薩善意諫菩薩蓮華淨菩薩大勢至菩薩闚音菩薩梵水菩薩適水菩薩寶幢菩薩勝邪菩薩嚴土菩薩金結菩薩珠結菩薩慈氏菩薩濡首菩薩其三万二千菩薩皆如此上首者也

復有万梵羅門皆如棄議等從四方境界来詣佛所而聽法一切諸天各與其衆俱来會聚此彼天帝万二千釋從四方来與他大尊神妙之天及諸龍神揵沓和阿須倫迦留羅甄陁羅摩睺勒等并其衆皆来會諸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并其衆會坐彼時佛與若干百千之衆眷屬圍遶而為說經其從須弥方外来者四面雲集一切衆會皆坐自然師子之座

於是維耶離國有長者子名羅鄰那竭漢言曰寶事與五百長者子俱皆有决於无上正真之道持七寶蓋来詣佛所稽首佛足以其寶蓋共覆佛上佛之威神令一寶蓋覆此三千大千佛國於是世界諸来大衆皆見寶蓋覆此三千世界諸須弥目鄰大目

鄰山雪山寶山黑山鐵圍山大鐵圍
山悉現於寶蓋中此三千世界大海
江河川流泉源及上日月星辰天宮
龍宮諸尊神宮悉現於寶蓋中十方
諸佛佛國嚴淨及十方佛在所說法
皆現於寶蓋中悉遍見聞一切靡無
得未曾有礼佛而立國界若干莫不
目見童子寶事即於佛前以偈讚曰
清淨金華曜明好　淨教滅意度无極
淨除欲疑稱無量　頂礼沙門寂然迹
既見大聖三界將　現我佛國特清明
說寂法言決衆疑　虛空神天得聞聽
經道諸授諸法王　以法布施解說人
法鼓導善現上義　稽首法王此極尊
說名不有亦不無　以因緣故諸法生
非我不造彼不知　如佛清淨无惡形
始在佛樹力降魔　得甘露滅覺道成
以無心意而現行　一切具學伏其名
三轉法輪於大千　受者修正質行清
天人得見從解法　為現三寶於世間
佛所說法開化人　終已无求常寂然
上智愍度老死長　當礼法海德無邊
供養尊者如須弥　无誠與誠等以慈

所演如空令普行　孰聞佛名不敬承
令奉能仁此慈蓋　於中現我三千世
諸天龍神所居宮　犍沓和等及闍叉
以知世間諸所有　十力哀理是變化
衆觀希有皆歎佛　稽首極尊大智現
童子寶事說此偈　讚佛已以恭敬敬
意長跪叉手白佛言　此五百童子皆
有決於無上正真之道願聞得佛國
土清淨佛惟解說如來佛國清淨之
行於是佛告寶事曰童子諦聽善思
念之吾當為汝解說如來菩薩佛國
清淨於是寶事與諸大衆受教而聽
佛言童子蚊行喘息人物之土則是
菩薩佛國所以者何菩薩欲教化衆
生是故攝取佛國欲使佛國人民盡
奉法律故取佛國欲使佛國人民入
佛上智故取佛國欲使佛國人民見
聖典之事而以發意故取佛國所以
者何欲導利一切人民令生佛國辟
如有人欲度空中造立宮室終不能
成如是童子菩薩欲度人民故願取
佛國願取佛國者非於空也童子當
知菩薩以無求於國故於佛國得道

以不言我教貽人民生于佛土菩薩
以善性於國故於佛國得道能成衆
善為人重任生于佛土菩薩弘其道
意故於佛國得道恒以大乘正立人
民得有佛土菩薩布施為國故於佛
國得道一切布施施諸人民生于佛
土菩薩持戒為國故於佛國得道周
滿所願以十善行令聚人民生于佛
土菩薩忍辱為國故於佛國得道有
三十二相而自嚴飾以其忍行調正
人民生于佛土菩薩精進為國故於
佛國得道以諸德本善修勤力令聚
人民生于佛土菩薩禪思為國故於
佛國得道已知所念正安人民生于
佛土菩薩智慧為國故於佛國得道
能以正導成就人民生于佛土菩薩
行四等心為國故於佛國得道慈悲
喜護護諸人民生于佛土菩薩行四
恩為國故於佛國得道惠施仁愛利
人等利一切救濟令聚人民生於佛
土菩薩行善權方便故於佛國得道
一切行權攝人為善生于佛土菩薩
行三十七道品之法故於佛國得道

以根力覺意勉進人民生于佛土菩薩分流法化故於佛國得道一切示現賢善之行得見佛土菩薩說除八難故於佛國得道一切為斷惡道衆難而有佛土菩薩自覺不識彼受故於佛國得道斷諸邪受而有佛土菩薩淨修十善之行故於佛國得道而不離偶大財梵行誠諦之語免于惡道言以柔軟不別眷屬恒與善俱無有嫉慢除忿怒意以正見誨人生于佛土如是童子菩薩以應此行便有名譽已有名譽便生善處已生善處便受其福已受其福便能分德已能分德便行善權已行善權則佛國淨已佛國淨則人物淨已人物淨則有淨智已有淨智則有淨教已有淨教則受清淨如是童子菩薩欲使佛國清淨當以淨意作如應行所以者何菩薩以意淨故得佛國淨

賢者舍利弗承佛威神心念是語以意淨故得佛國淨我世尊本為菩薩時意豈不淨而是佛國不淨若此佛知其意即報言六何舍利弗我日月

淨不見色者豈日月過耶對曰不也非日月過佛言此舍利弗各在衆人無有智慧不見如來佛國嚴淨非如來各此舍利弗我佛國淨汝又未見編殿荒志謂舍利弗言惟賢者莫呼是佛國以為不淨我見釋迦文佛國嚴淨譬如彼清明天宮舍利弗言我見此中亦有雜糅其大陸地則有黑山石沙礫惡充滿編殿荒曰賢者以聞雜惡之意不猗淨慧視佛國耳當如菩薩等意清淨倚佛智慧是以見佛國皆清淨於是佛即以足指按地此三千大千世界皆為震動若干百千珎寶積嚴處處校飾譬如衆寶羅列淨好如來境界無量嚴淨於是悉現一切魔衆歎未曾有而皆自見坐寶蓮華佛告舍利弗汝且觀此佛國嚴淨對曰唯然本所不見本所不聞今佛國土好淨悉現然舍利弗我佛國如是為當度不肖人故如來隨此多怒害者現佛國異辭如諸天同金鉢食其福多者舉手自淨如是舍利弗若人意清淨者便自見諸佛佛國

清淨當佛現此佛土嚴淨之時八万四千人發無上正真道意長者子寶事并五百童子皆得柔順法忍佛現神足於是國土莫不欣然各得其所弟子行者天與人三万二千遠塵離垢諸法法眼生其八千人漏盡意解

維摩詰所說經卷上 菩薩品第二

是時維耶離大城中有長者名曰維摩詰 漢言無垢稱 在先佛已造行修善本得法忍已得辯才神通不戲得无所畏降魔勞怨深入微妙出於智度無極善權方便博入諸道令得所願人根名德生而具足造成大道所作事勝佛聖善行皆已得立覺意如海而皆已入諸佛咨嗟弟子釋梵世主所敬欲度人故居維耶離矜行權道資財無量救攝貧民以善方便攝諸惡戒以忍調行攝諸恚怒白衣精進攝懈怠者禪定正受攝迷惑意得智慧律攝諸邪智雖為白衣奉持沙門至賢之行居家為行不止無色有妻子婦自隨所樂常修梵行雖有家屬常如閑居現視嚴身被服飲食內常

如禪若在情弃戲樂輙以度人受諸
異道導以佛教不離聖典因諸世間
俗教善語以法樂而樂之一切見敬
為供養中最所有者悉能喜世間一
切治生諸偶雖獲俗利不以喜悅遊
諸四衢普持法律入于王藏諸講法
衆輙身往視不樂小道諸好學者輙
身往勸誘開童蒙入諸嬉戲除其欲
恣入諸酒會能立其志入長者種正
長者意能使樂法入居士種正居士
意能除其貪入君子種正君子意能
使忍和入梵志種正梵志意使行高
遠入人臣中正群臣意為作端首使
入正道入帝王子能正其意以孝寬
仁率化薄俗入貴人中能為雅樂化
正宮女入庶人中軟意愍傷為興福
力入帝釋中正帝釋意為自在者示
現無常入梵天中正梵天意能現梵
殊勝之慧入四天王正天王意能使
擁護一切天下
如是長者維摩詰不可稱說善權方
便无所不入其以權道現身有疾以
其疾故國王大臣長者居士群臣太

子并餘衆輩從而問疾者無數千人
其往者維摩詰輙為說是四大身為
死亡法言諸仁者是身無常為无强
為無力為无堅為苦為老為病為多
痛畏諸仁者如此身明智者所不怙
是身如聚沫澡浴强忍是身如泡不
得久立是身如野馬渴愛疲勞是身
如芭蕉中無有堅是身如幻轉受報
應是身如夢其現恍惚是身如影行
照而現是身如響因緣變失是身如
霧意無靜相是身如電為分散法是
身无主為如地是身非身為如火是
身非命為如風是身非人為如水是
身非有四大為家是身為空無我无
性無命无人是身無我我者轉離是
身如束薪勤經如立是身非真但巧
風合是身為荒不淨腐積是身為虛
為覆速朽為磨滅法是身為災一增
百病是身老為怨以老苦極是身為
窮道為要當死諸仁者此可患猒當
發清淨不婬之行如佛法身吾等當
學佛法身者從福祐生佛身者從智
生從戒品定品慧品解品度知見品

生從慈悲喜護生從布施調意自損
生從忍辱仁愛柔和生從强行精進
以德生從禪解定意正受生從智慧
無極聞德生從善權方便智謀生從
一切諸度無極生從三十七道品生
從神通生從止觀生從十力生從四
无所畏生從佛十八法生從斷一切
惡法生從一切善法合會生從諦生
從誠生不可計清淨行為成如來身
如是仁者當自勖勉欲除一切病者
當發行大道如是維摩詰為諸問疾
者如應說法令無數千人發无上正
真道意

維摩詰所說經弟子品第三

於是長者維摩詰自念寢疾于牀念
佛在心佛亦悅可是長者便告賢者
舍利弗汝行詣維摩詰問疾舍利弗
白佛言我不堪任詣彼問疾所以者
何憶念我昔常宴坐他樹下時維摩
詰來謂我言唯舍利弗不必是坐為
宴坐也賢者坐當如法不於三界現
身意是為宴坐不於內意有所住亦
不於外作二觀是為宴坐立於禪以

滅意現諸身是為實坐於六十二見而不動於三十七品而觀行於生死芳垢而不遊在禪行如泥洹若賢者如是坐如是立是為明曉如來生法時我世尊聞是法默而止不能加報故我不任詣彼問疾

維摩詰經卷上　第十張　樹

佛告賢者大目犍連汝行詣維摩詰問疾目犍連白佛言我不堪任詣彼問疾所以者何憶念我昔為諸少年居士說法時維摩詰來謂我言賢者莫為居家白衣說法如賢者所說欲說法者當為如法如法者離人垢以不我為離染塵不有命為離生死不處人為本末斷如滅相不以姓為無量尋至不老為諸作斷以隨食為離諸損而一切救如空等為无適莫以無吾為除吾作以无識心為離識心以无倫為無有比以因緣相為入无等以法情正學正諸情以如事入應无所入憶識信而皆為立終始不動不動則六無猶不墮於衆人當來无住空為正止无相為惟行無願為離淵不自舉不自客為離起分而无家

維摩詰經卷上　第十張　樹

眼耳鼻口身心已過無所住亦不无心住已得無知為離衆行法賢者為如此何說為說法法說者為等句聞者當等聞說不如等句者彼為非說為非聞為未辭若幻士為幻人說法當建是意以為說法隨人本德所應當善見為現智以大悲不癡妄為成大乘無佛有死魔內性清淨不斷三寶樂以是說法說說是語時世尊八百居士發無上正真道意我无此辯是故不任詣彼問疾

佛告賢者大迦葉汝行詣維摩詰問疾迦葉白佛言我不堪任詣彼問疾所以者何憶念我昔於貧聚而行乞時維摩詰來謂我言如賢者有大哀捨大姓從貧乞當知已等法施普施於所行已能不食哀故從乞如不以言若住空聚所入聚中欲度男女所入城邑知其種姓輒詣劣家所行乞於諸法無所受若見色如盲等如聞聲如響等所嗅香如風等所食味不以識得細滑無更樂於識法如幻如今者年已過八邪八解正受以正定

維摩詰經卷上　第十張　樹

越邪定以是所乞敢一切人亦已奉敬諸佛賢聖然後自食如是食者為非衆勞亦非無勞不有定意亦无所立不在生死不住滅度如貧者食所乞與者為非無福亦非大福為非耗滅亦非長益是為正像佛遺不像弟子之遺賢者如是為不以癡妄食國中施時我世尊聞其說是亟來會衛一切菩薩當為作礼斯有家名乃以此辯勸發道意吾從是來希復立人為弟子緣一覺行每事勸人學无上正真之道故我不任詣彼問疾

佛告長老須菩提汝行詣維摩詰問疾須菩提白佛言我不堪任詣彼問疾所以者何憶念我昔入其舍欲乞食時維摩詰取我鉢盛滿飯謂我言設使賢者於食等者諸法得等諸法等者得衆施等如是行乞為可取彼若賢者不絕婬怒癡亦不與俱一切常若不知已身已得一行為非不明非趣有愛非得明度亦非極罪止解已解不解不縛不四諦見非不見諦不得道不凡人不聖法語不為真非

不真一切無法行離法之想不見佛
不聞法是亦有師不蘭迦葉摩訶離
瞿耶婁阿夷耆而基耶令離波休迦旃
先比盧特尼犍子等又賢者彼師說
猗為道從是師者為住諸見為墮邊
際不及佛處為歸八難為在衆勞不
信之垢不得離生死之道然其於衆
人亦為他人想若賢者為他人想如
彼者則非祐除也其施賢者為還衆
魔共一手作衆勞侶於一切人若影
想者其住如謗諸佛毀諸經不依衆
經不得滅度矣當以如是行取乞耶
時我世尊得此同然不識是何言當
何說便置鉢出其舍維摩詰言唯須
菩提取鉢勿懼去何賢者如來以想
而言說乎何為以慢我言不也維摩
詰言想為幻而自然賢者不曰一切
法一切人皆自然乎至於智者不以
明著故無所懼悉捨文字於字為解
脫解脫相者則諸法也當其世尊說
是語時二百天人得法眼淨故我不
任詣彼問疾
佛告邪耨文陁尼子汝行詣維摩詰
問疾邪耨白佛言我不堪任詣彼問

疾所以者何憶念我昔在他方大樹
下為阿夷行比丘說死畏之法時維
摩詰來謂我言欲何置此人何以教
此比丘無乃反處此摩尼之心是已
為下正行又不當以不視人根而說
其意也當取使無疑莫使內炉於竈
在太生死可使入道莫專導以自守
之又此賢者諸比丘在大道已有決
如何忘其道意而發起以弟子行乎
是時維摩詰即如其像三昧正受念
是比丘宿命已於五百佛立德本在
无上正真道已分布因其道意而為
解說即時諸比丘稽首礼維摩詰足
已為說如是法皆得不退轉自從是
来我念弟子未觀察人者不可為說
法所以者何不能常定意根原知本
德如佛世尊故我不任詣彼問疾
佛告長老迦旃延汝行詣維摩詰問
疾迦旃延白佛言我不堪任詣彼問
疾所以者何憶念昔者佛為兩比丘
粗現軌迹已便入室吾於後為其說
經中要言無常之義苦義空義非身

之義時維摩詰来謂我言唯迦旃延
無以待行有起之義為說法也若賢
者都不生不增生不起不滅是為無
常義五陰空无所起以知是是苦義
於我不我而不二是非身義不然不
滅為都滅終始滅是為空義彼說是
時其此丘本漏意解故我不任詣彼
問疾
佛告長老阿那律汝行詣維摩詰問
疾阿那律白佛言我不堪任詣彼問
疾所以者何憶念我昔於他處經行
見有梵天名淨復淨與千梵俱来詣
我稽首作礼問我言幾何阿那律天
眼所見我荅言仁者吾於是三千大
千佛國如於掌中觀實冠耳時維摩
詰来謂我言去何賢者眼為受身相
耶无受相耶假使有受身相則與外
五通等若無受相无受相者無計數
則不有見我時默然彼諸梵聞其言
至未曾有即為作礼而問言世孰復
有天眼維摩詰言有佛世尊常在三
昧禪志不戲悉見諸佛國不自稱說
於是衆中五百梵具足發無上正真

道意已皆忽然不現故我不任詣彼

問疾

佛告長老優波離汝行詣維摩詰問疾優波離白佛言我不堪任詣彼問疾所以者何憶念昔者有兩比丘未踐迹以為耻將詣如來過問我言吾賢者未踐迹誠以為耻欲往見佛願賢者解其意吾則為之現說法語時維摩詰來謂我言唯優波離莫釋以所誨而詭其行也又賢者未踐迹者不內住不外計亦不從兩間得所以者何此本為如來意欲為勞人執勞惡意已解意得依者亦不內不外不從兩間得如其意然未迹亦然諸法亦然轉者亦然如優波離意之淨以意淨意為解寧可復汙復使淨耶我言不也維摩詰言如性淨與未迹一切諸法一切人意從思有垢以淨觀垢無倒與淨亦我垢等穢濁與淨性淨性與起分一無所住又一切法可知見者如水月形一切諸法從意生形其知此者是為奉律其知此者是為善解於是兩比丘言上智哉是優

波離不及也持佛上律而不能說我荅言自捨如來未有弟子及菩薩辯才析疑如此聰明者也兩比丘疑解便發無上正真道意復言曰令一切人得辯才之利皆如是故我不任詣彼問疾

佛告賢者羅云汝行詣維摩詰問疾羅云白佛言我不堪任詣彼問疾所以者何憶念昔時諸長者子來礼我足問我言羅云汝佛之子捨轉輪王出家為道其出家者有何榮異我即為如事說沙門之榮異將維摩詰來謂我言羅云說沙門之榮異不當如賢者所說所以者何匪榮匪異故為沙門為道者羅云離此彼中迹於泥洹受諸明智招諸聖賢降伏衆魔入五道淨五眼受五力立五根度彼岸化異學為正導拯溺泥為無我无彼受無起隨順絕諸念乱降己志護彼意滅種姓開大學為是故作沙門當教是諸童子此自然法佛興難值諸童子言居士我聞佛不教人違親為道維摩詰言然當觀清淨發菩薩意

已應行者可得去家堅固之志即時三十二長者子皆發無上正真道意故我不任詣彼問疾

佛告賢者阿難汝行詣維摩詰問疾佛告賢者阿難白佛言我不堪任詣彼問疾所以者何憶念昔時世尊身小中風當用牛湩我時晨朝入維耶離至大姓梵志門下住時維摩詰來謂我言賢者阿難何為晨朝持鉢住此我言居士佛身小中風當用牛湩故我到此維摩詰言止止唯阿難莫作是語如來身者金剛之數衆惡已斷諸善普會當有何病默往阿難勿謗如來慎莫復語無使大尊神妙之天得聞此也他方佛國諸會菩薩且得聞焉且夫阿難轉輪聖王用本德故尚得自在豈況一切施德於人而為如來至真等正覺無量福會普勝者哉行矣阿難勿為畜恥莫使外道異學聞此麁言何聞我師自疾不能救安能救諸疾人所欲疾行莫復宣言當知阿難如來法身非思欲身佛為世尊過諸世間佛身無漏諸漏已盡佛身无數

衆行已除其病有以時我世尊大自
慙懼得無近佛而過聽即聞空中聲
曰是阿難如居士之所言但為佛興
於五濁之世故以是像開解一切貪
著之行便行阿難取蓮莫慙故我不
任詣彼問疾如是上首五百弟子皆
說本所作一切向佛稱述維摩詰之
美言

維摩詰所說經菩薩品第四

於是佛告彌勒菩薩汝行詣維摩詰
問疾彌勒曰佛言我不堪任詣彼問
疾所以者何憶念我昔於兜術天上
為諸天人講法語說菩薩大人不退
轉地之行時維摩詰來謂我言卿彌
勒在一生補處世尊所剌无上正真
道者為用何生得彌勒決用過去耶
當來耶現在耶去者生盡未來無對
現在无住如佛說冥生比丘曰是生
是老是病是死是終是始及未生與
當生此兩者非無生耶由是論之不
從无生得寂正覺然則何用記彌勒
決從如起耶從如滅耶夫如者不起
不滅一切人皆如也一切法亦如也

衆聖賢亦如也至於彌勒亦如也所
記剌無上正真道者則一切人為得
決矣所以者何如者不稱為已亦无
他稱說如彌勒成寂正覺者一切人
民亦當從覺所以者何一切人民當
從覺道故如彌勒滅度者一切人民
亦當滅度所以者何如來者不捨無
人獨滅度也必當滅度諸凡夫故卿
彌勒與天人談莫為非時佛者無往
亦無還反若彌勒此諸天人念欲見
道則為穿行道不從身不從正覺亦
不從意也都滅哉佛一切如化無比
哉佛一切造業无為哉佛一切不惑
以斷哉佛一切遠離無欲哉佛於諸
受盛不著哉佛一切捨故布施之心是不望報
衆所思樂无言哉佛諸著不著住哉
佛以法情住普入哉佛自然如也不
二哉佛二法已離立哉佛積誠信等
哉佛如空等无數哉佛離起分處知
彼哉佛衆意行知上哉佛諸入不貪
不會哉佛近獄勞斷聖師哉佛以無
比化將導一切非現名哉佛已諦見
无色哉佛淨穢已離順哉佛本性已

清明哉佛自然已淨無受哉佛衆細
已裂不多哉佛諸法等覺无瑕哉佛
色好已捨妙哉佛所覺甚遠當其世
尊說是法時彼諸天衆二百天人皆
得不起法忍故我不任詣彼問疾
佛告光淨童子汝行詣維摩詰問疾
光淨白佛言我不堪任詣彼問疾所
以者何憶念我昔出維耶離大城時
維摩詰方入城我即為作礼而問言
居士所從來答我言吾從道場來我
問道場者何所是言道場者無生之
心是檢一惡意故淳淑之心是習增
上故聖賢之心是往殊勝故道意之
心是不忘捨故布施之心是不望報
故持戒之心是得願具故忍辱之心
是不乱衆人故精進之心是無退意
故禪思之心是意行出故智慧之心
是慧眼見故慈心則是為等意故悲
心則是為忍苦故喜心則是以法樂
樂人故護心則是為隨導捨著故神
通之心是得六通故惟務之心是无
恚怒故滅心則是度人民故四恩之
心是合聚人故多聞之心是從受成

故不生之心是如自然觀故道品法心是不著數不墮故諦心則是諸世間報已不積故緣起之心是以不明不可盡至於老死皆無盡故衆勞之靜是佛從是寂正覺故衆生之心是以人物自然故諸法之心是從空寂正覺故伏諸魔心是以不傾動故三界之場是雖處不墮欲故師子座場是善勝無畏故力无畏場是一切無難故三達之智是無餘畢竟故一意覺場是一切智普具故如是仁者菩薩若應諸度無極如應化人如應受法已得本祠護不墮欲者是為一切從佛心來立於一切佛法矣當其世尊說是語時有五百天與人發无上正真道意故我不任詣彼問疾佛告持人菩薩汝行詣維摩詰問疾持人白佛言我不堪任詣彼問疾所以者何憶念我昔自於室住天魔波旬從五女万二千狀如帝釋鼓樂弦歌來詣我室稽首我足與其眷屬共供養我已於一面住我意謂是天帝釋讚言善來拘翼雖福應有不當自恣

一切欲樂當觀非常無强多失當修德本魔言正士受是取此万二千女可備掃灑我言拘翼無以此嫉盡之物要我釋迦弟子此非我宜時維摩詰來謂我言族姓子莫於是起汙意是為魔來嬈固汝耳非帝釋也維摩詰言波旬以此與我如我應受莫與釋迦弟子魔即恐懼念維摩詰必不助我欲隱形去而不能隱盡現其神了不得去而聞空中聲曰波旬以玉女與之乃可得去魔以畏故强與玉女維摩詰言魔以女與我今汝當發無上正真道意諸玉女言其已如是從道之教發大道意者當何以自娛樂荅言汝等便發无上正真道意有樂法之樂可以自娛汝等得之不復樂欲樂也即問何謂法樂維摩詰言樂於喜不離佛樂於諦聞法樂常供養衆樂不倚三界樂於三界不嫉樂知欲無常樂觀種為毒虵樂隨護道意樂安諸人物樂以礼敬人樂施諸所有樂奉真人戒樂忍調不忍樂精進力知行德本樂樺善行樂智慧洲

樂廣宣佛樂抑制魔樂化塵勞樂佛國淨樂以相好合會教化樂嚴道場樂三脫門樂泥洹樂入深法不樂非時樂習自然人不樂慈不諦樂習善友樂遠惡友樂於好喜樂无有量道品之法是為菩薩樂法之樂而以自娛於是波旬謂諸玉女我欲與汝俱還天上曰以我等與此居士樂法之樂我等甚樂非復樂欲樂也波旬言可捨居士此諸玉女已其所有施於彼者是為菩薩維摩詰言我已捨矣汝便將去使一切人遵承法行所願皆得諸玉女即作礼而問言我當去何止於魔天維摩詰言諸姉有天名曰無盡常開法門當從彼受何謂无盡開法門者辭如一燈燃百千燈冥者皆明明終不盡如是諸姉夫一菩薩以道開導百千菩薩其道意者終不盡耗而復增益於是功德不以導彼彼故而有盡耗是故名曰無盡常開法門汝等當從其受魔界无數天子玉女未有可此道意如汝等者於如来為有反復法為一切人說已

魔眷屬皆去維摩詰所感動如是世尊故我不任詣彼問疾

佛告長者子善見汝行詣維摩詰問疾善見白佛言我不堪任詣彼問疾所以者何憶念我昔在諸父舍盛祀大祀至于七日時維摩詰來入祠壇謂我言長者子不當祀祠如衆人祠當祀法祠何用是愚欲祠為我問何如為法之祠祀維摩詰言其為祠者無本行故敬待衆人是則法祠為之奈何謂為佛事不斷慈為人事不斷悲為法事不斷喜為慧力不斷護為布施不斷檀戒化人不斷律知非我不斷忍身意行不斷精進惟道事不斷禪思為博聞不斷智慧若无施不斷惟空行俗數中不斷無想在所墮生不斷无願護持正法不斷力行以恩會人不斷壽命知人如如不斷謙敬堅其德本不斷命財為六思念不斷其念行六堅法不斷學意修正受不斷淨命行好喜不斷習真斷意不生不斷愚人為沙門不斷正性善諷受不斷聞德山澤受法不斷閑居念

生佛慧不斷宴坐為一切勞不斷賢者行地嚴飾相及佛國不斷分部福行隨衆人行而為說法不斷分部智慧斷衆勞尼諸不善法不斷分部一切德本一切智覺一切善法具足不斷以道品正法懷來一切是為法之祠祀菩薩立法祠者為得祠祀家偶之福為世間上當其世尊說是法時梵志衆中二百婆羅門發无上正真道意我時甚自雅奇得與正士高行者會便解頸百千珠瓔以上之不肯取我言取是而有所悅自可念昔者維摩詰乃取珠瓔分作兩分仍如祠舍持一分與諸下劣國中貧者又持一分奉彼頭波變如來至真等正覺并見其衆及國土頭波變後言國受其國名炎氣皆見珠瓔懸彼國上變成彼佛珠交露棚既見是化又聞其言如是仁人施者得近如來而上達覲不以想施貧亦等無若干念有大悲意不望其報惠此法祠為具足已國中貧人見此變化聞彼佛語皆發無上正真道意故我不任詣彼

問疾如是一切菩薩各稱其所說不任詣彼

維摩詰所說經諸法言品第五

文殊師利問汝詣維摩詰問疾文殊師利白佛言世尊彼維摩詰雖優婆塞入深法要其德至淳以辯才立智不可稱一切菩薩法式無闕諸佛藏藏無不得入總御衆魔降之以德務行權慧非徒戲食然猶復求依佛住者欲於其中開度十方於是衆菩薩大弟子釋梵四天王皆念今得文殊師利與維摩詰二人共談不亦具足大道說哉即時八千菩薩五百弟子百千天人同意欲行於是文殊師利與諸菩薩大弟子及諸天人眷屬圍遶俱入維耶離大城長者維摩詰心念今文殊師利與大衆俱來吾將空室合座為一座以疾而卧文殊師利既入其舍見其室空除去所有更寢一牀維摩詰言勞乎文殊師利不面在昔辱來相見文殊師利言如何居士忍斯種作疾寧有損不至增乎世尊慇懃致問無

量興起輕利遊步强耶居士是病何所正立其生久如當何時滅維摩詰言是生久矣從癡有愛則我病生用一切人病是故我病若一切人得不病者則我病滅所以者何欲建立衆人故菩薩入生死為之病使一切人皆得離病則菩薩無復病辭如長者有一子得疾以其病故父母諸父為之生疾其子病愈父母亦愈菩薩如是於一切人愛之若子彼人病我則病彼不病則不病又言菩薩病何所立菩薩病者以大悲立文殊師利言何以空无供養維摩詰言諸佛土與此舍皆空如空又問何謂為空荅曰空於空於空又問解一為空荅曰空無與之為空空又問空復誰為荅曰思想者也彼亦為空又問空者當於何求荅曰空者當於六十二見中求又問六十二見當於何求荅曰當於如來解脫中求又問如來解脫者當於何求荅曰當於衆人意行中求又仁所問何無供養一切衆魔皆是吾養彼諸轉者亦吾養也所以者何魔行者

受生死生死者則菩薩養彼轉者受諸見菩薩於諸見不傾動文殊師利言居士所疾為何等類荅曰仁者我病不現不可見又問云何是病與身合意合乎荅曰我病身合者身為地稀火種風種何等種病荅曰是種者一切人所習也云何文殊師利菩薩觀諸疾意又以何習於有疾菩薩文殊師利言於非常身不以泥洹常現不婬在身有苦不以泥洹安而喜之現於非身為衆人導身之空寂不以永寂為現本作恒悲彼疾不自計疾以識宿命導利人物而無所惑念善本修淨命不望彼常精進為醫王滅衆病是為菩薩能與疾者相習文殊師利又問何謂菩薩有疾其意不乱維摩詰言菩薩疾者意知是前未近之罪住欲處故是病皆為不誠之思在衆勞故又問疾者自於其法都不可得所以者何如是病者但倚四大又此諸大為都无主是所倚亦無我是病無我專著兩无專著得病本者

必知精進無我人想為起法相身為法數法起則起法滅則滅法轉轉不相念不相知起者不言我起滅者不言我滅知法想者將養其意而无所住若以法想受報大止已離病者我不為是何謂斷病謂我作非我作悉斷何謂是我作非我作斷謂已自無欲何謂已自无欲謂內無習行何謂內无習行謂等不動不可動何謂為等謂我等泥洹等所以者何此二皆空何名為空所言為空三者如是凡聖道成皆從平等病亦不異何謂所受亦空謂已曉了不覺諸痛不盡於痛以取證際如是二者為諸痛長一切惡道已竟近一切人興大悲哀吾為衆人作自省法觀以除其病而不除法亦不除其本病所生知其根本而為說法何謂為本謂始末然未熾然者則病之本何謂不然於三界而不然其不然何用知謂止心止心者以不得也非不然也何以不得二見不得謂內見外見是无所得此文殊師利為疾菩薩其意不乱雖有老死

菩薩覺之若不如是已所修治為無
惠利譬如勝怨乃可為勇如是魔陰
老死苦者菩薩之謂也菩薩若病當
作是觀如我此病非真非有亦是衆
人非真非有已觀如是不墮妄見以
興大悲彼必來者為斷其勞以合道
意為彼大悲所以者何菩薩墮妄見
其大悲者有數出生不墮妄見大悲
菩薩不以數生彼生為脫為脫所墮
為脫出生為脫受身能為彼人說佛
說法是其權也如佛言曰其自安身
不解彼縛不得是處而自安身又解
彼縛斯得是處故曰已脫菩薩其行
不縛何謂縛何謂解菩薩禪定以縛
諸我以道縛我縛者菩薩以善權生
五道解彼受菩薩无權執智縛行權
執智解智不執權縛智而執權解彼
何謂无權執智縛謂以空無相不願
之法生不治相及佛國以化人是无
權執智之縛也何謂行權執智解謂
修相及佛國開化人而曉空無相不
願之法生是行權執智之解也何謂
智不執權縛謂以見行勞望受立修

行一切德善之本是智不執權之縛
也何謂智而執權解謂斷諸見行勞
望之受以殖衆德之本而分布此道
是智而執權之解也彼有疾菩薩已
如是下此法設身有病觀其无常為
苦為空為非身是為智慧又身所受
不以斷惡生死善利人民心合乎道
是為權行又若身病知異同意微過
非新則觀其故是為智慧假使身病
不以滅所當起者是為權行是文
殊師利為疾菩薩其意不乱亦不高
住所以者何若高住者是愚人法以
卑住者是弟子法故菩薩住不高不
卑於其中无所處是菩薩行不凡夫
行不賢夫行是菩薩行在生死行不
為汙行是菩薩行觀泥洹行不依泥
洹是菩薩行行於四魔過諸魔行是
菩薩行博學慧行無不知時之行是
菩薩行於四諦行不以諦知行是菩
薩行觀无生行不謂難至是菩薩行
在緣起行於諸見而無欲是菩薩行
在諸人衆无勞望行是菩薩行在閑
居行不盡身意是菩薩行於三界行

不壞法情是菩薩行為空無行一切
衆事清德皆行是菩薩行行六度无
極為衆人意行而度無極是菩薩行
行六神通不盡漏行是菩薩行受道
之行不興小道是菩薩行以止觀知
魔行不滅迹行是菩薩行於弟子緣一
覺所不應不現行不為毀佛法行是
菩薩行說是語時八十天人發無上
正真道意文殊師利童子甚悅賢者
舍利弗心念無牀座是菩薩大弟子
當於何坐維摩詰知其意即謂言云
何賢者為法來耶求牀座也舍利弗
言居士我為法來非利所安維摩詰
言唯賢者其利法者不貪軀命何況
牀座唯舍利弗夫利法者非有色痛
想行識求非有陰種諸入之求非有
欲色無色之求唯舍利弗夫求法者
不著佛求不著法求不著衆求又舍
利弗夫求法者無知苦求无斷習求
无造盡證惟道之求所以者何法無
放逸有放逸法當知菩薩當為盡證
以惟致道斯求法者无放逸之求也
法舍利弗無有塵離塵塵其染汙者

即為在邊斯求法者無婬樂之求也法舍利弗无有壇界在壇界者則有分數斯求法者無壇界之求也法无不淨在不淨者於法有取有放斯求法者無取放之求也法无巢窟有法者則為有窟斯求法者無窟倚之求也法無有想在占想者則為堅識斯求法者无占想之求也法無有漏在流法者為一切近斯求法者无一切之求也法無見聞无念無知於法有見聞念知者則為已別斯求法者為无見聞之求也是故舍利弗求法者一切法唯無求也說是語時五百天人諸法法眼生

維摩詰所說經不思議品第六

於是維摩詰問文殊師利仁者遊於無量无數佛國億百鄰術何等佛土為一切持一切有好師子之座文殊師利言有族姓子東方去此佛國度如三十六恒沙等刹其世界名須弥幢其佛號須弥燈王如來至真等正覺今現在其佛身八万四千由延佛師子座六万八千由延其菩薩身四

万二千由延須弥幢國有八百四十万師子之座彼國如來為一切持其師子座為一切嚴於是維摩詰則如其像三昧正受現神足應時彼佛須弥燈王如來遣三万二千師子座高廣淨好昔所希見一切弟子菩薩諸天釋梵四天王来入維摩詰舍見其室極廣大悉苞容三万二千師子座所立處不迫迮於維耶離城無所墜导於佛所止及四天處无所墜导維摩詰所說經卷上　第三十九張　樹

於諸國邑天龍神宮亦無墜导維摩詰言唯然舍利弗諸如来諸菩薩有八不思議門得知此門者以須弥之高廣入芥子中无所增減因現儀式使四天王與忉利天不知誰內我者此而異人者見須弥入芥子是為入不思議壇界之門也又舍利弗立不思議門菩薩者以四大海水入一毛孔不嬈魚鼈元龜黿鼉水性之屬不使龍鬼神阿須倫迦留羅知我何入因喻儀式其於衆生無所嬈害又舍利弗於是三千世界如佛所斷以右掌排置恒沙佛國而人不知誰安我往又引還復故處都不使人有往来想因而現儀又舍利弗有無量人生死奉律立不思議門菩薩者為奉律人現七夜為刼壽人信知謂刼過不知是七夜也又舍利弗立不思議門菩薩者現諸刹好以為一刹立一切人置其右掌順化其意與遊諸刹令如日現不震一國從是礼事十方諸佛又令一切從一毛孔見十方諸日月星像十方陰寘皆隨入門既無所害又

使佛國所有不減一切曠然各得修行又能踞取下方恒沙等剎擎置殊異無數佛土若接頻坎安措地又立不思議門菩薩者為一切人故如佛像色貌立以立之如緣一覺像色貌立以立之如弟子像色貌立以立之或如釋如梵如轉輪王像色貌立以立之隨十方語言音聲上中下之所願一切以佛柔軟音響而誘立之為出佛語無常苦空非身之聲以如事說諸佛法言出是輩聲於是耆年大迦葉聞說菩薩不思議門謂舍利弗言譬如賢者於凡人前現衆名香非彼所見則不能知為若此也今諸弟子聞是語者可一時見不思議作其誰聞此不思議門不發无上正真道者於此賢者吾等何為永絕其根於此大乘已如敗種一切弟子聞是說者當以悲泣曉喻一切三千世界其諸菩薩可悅預喜如是說當頂受若曉了不思議門者一切魔衆無如之何大迦葉說是語時三万二千天人皆發无上正真道意維摩詰報大迦

葉言唯然賢者十方無量无央數魔魔惟賢者悉行恐怖立不思議門菩薩者常解度人魔之所為十方无量或徒菩薩求索手足耳鼻頭眼髓腦血肉肌體妻子男女眷屬及求國城墟聚聽穀金銀明月珠玉珊瑚琥珀寶衣裳飲食一切所有皆徒求索立不思議門菩薩者能以善權為諸菩薩方便示現堅固其性所以者何菩薩者當上及不可使凡民逼迫之也譬如迦葉龍為蹴蹈非驢所堪為若此也其餘菩薩莫能為菩薩忍逼猶如此立不思議門菩薩入權慧力者也

維摩詰經卷上

癸卯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彫造

佛說維摩詰經卷上
校勘記

一　底本，麗藏本。

一　此經金藏與麗藏本分上、下兩卷，資、磧、普、南、徑、清分上、中、下三卷。

一　八六八頁上一行「佛說」，諸本（不包括石，石無此經）無。

一　八六八頁上一行小字副題，諸本作「亦名不可思議法門之稱」。

一　八六八頁上二行第三字「氏」，諸本作「民國」。

一　八六八頁上二行末字「譯」，磧、普、南、徑、清作「第二譯」。

一　八六八頁上七行第五及第一〇字「住」，諸本作「作」，下同。

一　八六八頁上九行「祐而」，資作「友如」；磧、普、南、徑、清作「友而」。

一　八六八頁上九行「三寶」，諸本作「寶樂」。

一　八六八頁上二一行第一〇字「厄」，

一　八六八頁中四行「比正」，諸本作「正比」。

一　八六八頁中六行第一〇字「生」，諸本作「人」。

一　八六八頁中一一行第五字「成」，諸本作「感」。

一　八六八頁中一七行第一二字「正」，諸本無。

一　八六八頁中末行第六字「手」，諸本作「首」。

一　八六八頁下三行第三字「適」，諸本作「常」。

一　八六八頁下四行第六字「結」，諸本作「髻」。

一　八六八頁下四行第一〇字「結」，諸本作「髻」。

一　八六八頁下一一行第九字「倫」，諸本作「輪」。

一　八六八頁下一二行第三字「睺」，諸本作「休」。

一　八六八頁下一三行第一二字「衆」，諸本作「衆皆來」。

一　八六八頁下一八行「漢言曰寶事」，資、磧、普、南作夾注，徑、清無。

一　八六八頁下末行「須彌目鄰」，諸本作「須彌山目鄰山」。

一　八六九頁上八行首字「目」，諸本作「自」。

一　八六九頁上一四行第三字「導」，諸本作「適」。

一　八六九頁上一八行第一二字「俄」，諸本作「服」。

一　八六九頁中四行「是變化」，諸本作「此化變」。

一　八六九頁中九行「佛惟」，諸本作「惟佛」。

一　八六九頁中二〇行第五字「度」，磧、普、南、徑、清作「處」。

一　八六九頁下一行第六字「照」，諸本作「詔」。

一　八七〇頁上五行第九字「覺」，諸本作「學」。

一　八七〇頁上一〇行第二字「嫉」，本作「疾」。

一　八七〇頁上二二行首字「時」，諸本作「道時」。

一　八七〇頁中一行第一〇字「耶」，諸本作「也」，下同。

一　八七〇頁中七行第七字「明」，磧、普、南、徑、清作「淨」。

一　八七〇頁中一七行第一二字「此」，諸本作「是」。

一　八七〇頁下五行第一一字「十」，諸本作「千人」。

一　八七〇頁上七行「維摩詰所說經」，諸本無，下同。

一　八七〇頁下九行第二字「詰」下夾注「漢言無垢稱」，徑、清無。

一　八七〇頁下一〇行第一二字「不」，徑、清作「遊」。

一　八七〇頁下一三行第五字「德」，徑、清作「得」。

一　八七〇頁下末行第六字「視」，諸本作「相」。

一　八七一頁上四行第七字「有」，磧、

一　普、南、徑、清作「及」。

一　八七一頁上四行第一一字「喜」，諸本無。

一　八七一頁上五行第五字「偶」，諸本作「耦」。

一　八七一頁上一八行末字「梵」，諸本作「梵天」。

一　八七一頁上二一行第一一字「說」，諸本作「數」。

一　八七一頁中一一行第五字「相」，諸本作「想」。

一　八七一頁中一三行第一〇字「人」，諸本作「身」。

一　八七一頁中一六行第七字「如」，諸本作「而」。

一　八七一頁中一八行第二字「覆」，諸本作「而復」。

一　八七一頁中一九行第一一字「極」，

一　磧、南、徑、清作「擾」。

一　八七一頁下九行第四字「不」，諸本作「從不」。

一　八七一頁下二一行第九字「法」，諸本作「法坐」。

一　八七一頁下末行末字「以」，諸本作「不」。

一　八七二頁上二行第九字「而」，諸本作「如」。

一　八七二頁上五行第九字「而」，諸本作「然」。

一　八七二頁上一三行第三字「爲」，諸本無。

一　八七二頁上一七行第六字「作」，

一　磧、普、南、徑、清作「我」。

一　八七二頁上二〇行「憶識」，諸本作「億誠」。

一　八七二頁中二行「已得無知」，諸本作「心得無智」。

一　八七二頁中三行首字「如」，諸本作「若」。

一　八七二頁中四行首字「者」，諸本無。

一　八七二頁中五行第五字「未」，諸本作「未出」。

一　八七二頁中五行第七字「若」，諸本作「如」。

一　八七二頁中七行第一二字「妄」，諸本作「忘」。

一　八七二頁中九行「說說是語」，諸本作「說是法」。

一　八七二頁中一〇行首字「百」，諸本作「千」。

一　八七二頁中一一行第三字「不」，諸本作「撅不」。

一　八七二頁下一二行第三字「之」，諸本無。

一　八七二頁下一六行第二字「時」，諸本無。

一　八七三頁上三行第六字「耑」，諸本無。

一　八七三頁上四行第四字「特」，諸本作「持」。

一　八七三頁上九行第一三字「還」，

一　磧、普、南、徑、清作「逮」。

一　八七三頁上一〇行第八字「侶」，諸本作「侶也」。

一　八七三頁上一〇行第一三字「若」，

一　磧、南、徑、清作「如」。

一　八七三頁上一二行首字「經」，諸本作「終」。

一　八七三頁上一九行首字「明」，諸本作「眼」。

一　八七三頁中三行「阿夷」，資作「阿夷悟」；磧、普、南、徑、清作「阿夷恬」。

一　八七三頁中八行第一一字「導」，諸本作「道」，下同。

一　八七三頁中九行首字「之」，諸本作「之正」。

一　八七三頁中一七行末字「本」，諸本作「本本」。

一　八七三頁下三行第六字「增」，諸本作「憎」。

一　八七三頁下六行「終始」，諸本作「始終」。

一　八七三頁下一四行「於是」，諸本作「視」。

一　八七三頁下二〇行第三字「曾」，諸本作「嘗」。

一　八七四頁上一二行末字「勞」，徑作「營」；清作「榮」。

一　八七四頁中一行第三字「不」，諸本作「所不」。

一　八七四頁中三行第五字「此」，諸本作「是」。

一　八七四頁下六行第一一字及一〇行第四字「小」，磧、南、徑、清作「少」。

一　八七四頁下一〇行第一三字「到」，諸本作「來到」。

一　八七四頁下一四行第五字「大」，諸本作「人」。

一　八七四頁下一五行第九字「且」，諸本作「具」。

一　八七四頁下二〇行第三字「聞」，磧、普、南、徑、清作「名」。

一　八七五頁上三行「之所」，諸本無。

一　八七五頁上一二行末字「上」，諸本無。

一　八七五頁上二行第八字「故」，諸本作「欲故」。

一　八七六頁上一九行第一一字「住」，資作「時」，磧、普、南、徑、清作「住時」。

一　八七六頁上二二行第一一字「謂」，諸本無。

一　八七六頁上末行第二字「言」，諸本作「言來」。

一　八七五頁上一四行第一〇字「謂」，諸本作「問」。

一　八七五頁上一七行第七字「去」，諸本作「過去」。

一　八七五頁中八行第一二字「夫」，諸本作「人」。

一　八七五頁中一二行第四字「也」，諸本作「耶」。

一　八七五頁中二〇行末字「貪」，諸本作「會」。

一　八七五頁下九行末字「言」，諸本無。

一　八七五頁下二〇行首字「樂」，諸本無。

一　八七五頁下二二行第一三字「思」，諸本作「恩」。

一　八七六頁上二行第八字「故」，諸本作「欲故」。

一　八七六頁上一九行第一一字「住」，資作「時」，磧、普、南、徑、清作「住時」。

一　八七六頁上二二行第一一字「謂」，諸本無。

一　八七六頁上末行第二字「言」，諸本作「言來」。

一　八七六頁上末行「拘翼」，諸本作「鳩夷」。

一　八七六頁中二行第一〇字「此」，諸本作「是」。

一　八七六頁中三行「掃灑」，諸本作「灑掃」。

一　八七六頁中四行第七字「子」，諸本作「子也」。

一　八七六頁中一二行第一一字「今」，諸本作「令」。

一　八七六頁下五行第一三字「有」，諸本無。

一　八七六頁下九行第一二字「也」，諸本無。

一　八七六頁下一六行第三字「開」，諸本作「常開」。

一　八七六頁下二一行第四字「門」，諸本作「門也」。

一　八七六頁下二一行第九字「其」，諸本無。

一　八七七頁上一行首字「魔」，諸本作「魔與」。

一　八七七頁上六行第二字「祀」，諸本作「祠」。

一　八七七頁上六行第一三字「祠」，諸本作「祀」。

一　八七七頁上一〇行第六字「待」，諸本作「侍」。

一　八七七頁上一三行第一一字「律」，諸本作「戒」。

一　八七七頁上一六行第一一字「想」，諸本作「相」。

一　八七七頁上一九行第九字「財」，諸本作「則」。

一　八七七頁中四行第五字「厄」，諸本作「阨」。

一　八七七頁中五行第六字「智」，諸本作「知」。

一　八七七頁中一二行第六字「而」，諸本作「如」。

一　八七七頁中一二行「念昔者」，諸本作「復」。

一　八七七頁中一六行正文「頭波變」，資、磧、普、南作夾注「頭波變者」；徑、清無。

一　八七七頁中一六行第一一字「變」下夾注，徑、清無。

一　八七七頁中一七行第一二字「國」，諸本作「佛」。

一　八七七頁中一九行第五字「是」，諸本作「此」。

一　八七七頁中二二行第八字「此」，諸本作「是」。

一　八七七頁下一行第九字「各」，諸本作「等各」。

一　八七七頁下四行夾注「漢言濡首」，資、普作「文殊師利者漢言濡首」，磧、南、徑、清無。

一　八七八頁上八行第五字「疾」，磧、普、南、徑、清作「病」。

一　八七八頁上一五行「解一」，諸本作「空何」。

一　八七八頁上一五行末字至一六行首字「與之」，諸本作「思是」。

一八七八頁下五行首字「住」，磧、普、南、徑、清作「作」。

一八七八頁下一五行第五字「竟」，諸本作「意」。

一八七九頁中四行首字「是」，諸本無。

一八七九頁中五行第三字「下」，諸本作「解」。

一八七九頁中一六行第一三字「依」，磧、普、南、徑、清作「永」。

一八七九頁下一行第四字「情」，磧、普、南、徑、清作「性」。

一八七九頁上六行第一一字「於」，諸本無。

一八七九頁下一九行第四字「求」，諸本作「利」。

一八七九頁下一九第一三字「習」，磧、普、南、徑、清作「集」。

一八七九頁下二二行末字至末行首字「也法」，諸本作「法也」。

一八八〇頁下一行第一〇字「無」，磧、普、南、徑、清作「無所」。

一八八〇頁下三行首字「八」，磧、南、徑、清作「入」。

一八八一頁上三行第九字「坎」，磧、普、南、徑、清作「坑」。

一八八一頁上三行「措地」，資作「錯陸地」；磧、普、南、徑、清作「措陸地」。

建城縣廣勝寺

佛說維摩詰經卷下

吳月氏優婆塞支謙譯　　樹

觀人物品第七

於是文殊師利問維摩詰言菩薩何以觀察人物吾曰譬如幻者見幻事相菩薩觀人物為若此辟如達士見水中月菩薩觀人物為若此辟如明鏡見其面像菩薩觀人物為若此取要言之如熱時之焰如响聲之響如空中之霧如地水火風空如諸情同等如無像之像如真人斷三垢如溝港見自身如如來諸所有如所見諸色像如得盡定無身不身如空中之鳥無跡如虫蚤之根自然如夢所見已寤如未生塵如真人現菩薩觀人物為若此也

文殊師利曰如是觀者何以行慈答曰如是觀人人物為幻知法亦然而為說法以慈修止止而慈者為無所起行不嬈慈以無瑕穢行等之慈等于三塗行無諍慈无所止處行不二慈內外无習行不怒慈為都成就行

牢強慈強若金剛莫能沮壞行清白慈內性已淨行平等慈平若虛空行如來慈如本隨覺行佛之慈覺諸凡人行自然慈以息覺正行道之慈同其所味行無比慈能却衆惡行大悲慈導以大乘行不視慈其觀如空行布施慈無所遺志行戒以慈興惡戒眼行忍以慈彼我皆護行精進慈衛勇猛人行一心慈思所當念行智慧慈而以知時行善權慈一切現聞行不諂慈意淨無求行不飾慈心無所著行不我慈无復惡意行安慰慈至于得佛為立大安菩薩之慈為若此也

文殊師利又問何謂為悲曰所造德本修辯為人何謂為喜曰所以施衆而無悔何謂為護曰無利之又問生死為畏菩薩何以御之曰生死畏者菩薩以聖大之意為之作御又問欲建聖大當何所立曰建聖大者必等一切而度衆生又問欲度衆生當何除解曰度衆生者解其勞塵又問既解勞塵當復何應曰已解勞塵當應自然又問何所施行而應自然曰不

起不滅是應自然又問何等不起何等不滅曰不善不起善者不滅又問善不善孰為本曰善不善身為本又問身孰為本曰欲貪為本又問欲貪孰為本曰不誠之雜為本又問不誠之雜孰為本曰不任為本如是仁者不任之本無所為本從不住本立一切法

於是有天在其室止聞上人言現其天身即以天華散諸菩薩大弟子上華至諸菩薩即如應若持至大弟子即著不墮一切弟子神足舉華便不墮落天問舍利弗何故舉華曰不如應是以舉之天曰不然此華如應何為賢者謂之不應又如此華无應不應賢者自為應不應耳觀諸大人華不著身者以一切棄應不應也譬如丈夫畏時非人得其便弟子畏生死故色聲香味細滑得其便已離畏者一切五樂無能為也止處未斷華著身耳止處斷者華不著也舍利弗言天止此室其已久如曰至於此久如者年解脫又問止此久耶曰者年解

脫亦何如久舍利弗默而不荅天曰如何者舊大智而默曰真解者無所言取故吾於是不知所云天曰若者年案文言之則一切如文解相何則解脫者不內不外不從兩間得而文字亦無內外兩間之得是故賢者无以文字說解脫也所以者何一切諸法皆從等解曰不復以不欲婬怒癡而解乎天曰甚慢者不用是說解如不樂慢婬怒癡者乃以是解舍利弗言善哉善哉天女奚得以何為證辯乃如是曰不我得不為證故辯如是若有得有證則於自然法律為甚慢矣舍利弗問天汝於三乘為何志求天曰弟子行者乘弟子法緣一覺行眼見道意求大乘者自行大悲如入栴檀林者唯齅栴檀不齅他香如是賢者在佛德香之室者不樂弟子緣一覺香若天龍神釋梵四天王得入此室聞斯正士講說法者皆樂佛美德香終不起欲樂香也昔者菩薩發意出家十有二年吾止此室不聞弟子緣一覺之雜言但聞殊異菩薩雜語

大慈大悲不可思議佛法積要又舍利弗此室有八未曾有自然之法以現正化何謂八此室晝夜照以智慧觀佛金光不以日月所照為樂是為一未曾有此室入者在中而止一切無復婬怒癡垢是為二未曾有此室恒有釋梵四天王異剎菩薩來會不休是為三未曾有此室常聞講說道化六度無極不退之輪法語不廢是為四未曾有此室天人恒歌正樂絃出無量法化之聲是為五未曾有此室其中有四大藏衆寶積滿周窮濟乏求得無盡是為六未曾有此室釋迦文佛寶首樂忻寶月寶淨無量固受師子響慧作斯彼諸如來等是正士念時說時彼佛即為來來說佛行無不悅懌是為七未曾有此室清淨常見諸天名好宮室及一切佛嚴淨之士是為八未曾有自然之法如是賢者此常見正誰已見此當復捨學等子法乎

舍利弗問天汝何以不轉女人身天曰滿十二歲始以女人形求而得之

丈夫人相猶幻事也數女人爲幻類世如類而女何以轉女人身舍利弗言觀諸有身皆無所成如是賢者一切諸法亦無所成奚爲復問何轉女身於是其天即以神足立舍利弗令如天像天自化身如舍利弗既現化而問曰女何賢者轉爲此女像舍利弗以天女慊而答曰不識吾何以轉成此女像也天曰賢者若能轉此女像則衆女人身可轉若其不女于女身亦不見者則衆女人雖女身爲非女非見也又如佛言一切諸法非女非男即時舍利弗身復如故天曰賢者何緣作此女相曰吾不作非不作天曰如是賢者諸法亦非作非不作夫不作非不作者佛所說也

舍利弗問天汝沒此當於何生天曰佛化所生吾如彼生曰如佛化生非沒生也天曰衆生猶然亦不見其沒生者也曰天久如能成無上正真道最正覺乎曰久猶凡民之普得法乃吾成最正覺曰女何民之普得法者無乃非處乎天曰其爲無上最正覺

者非有處也所以者何佛無所立故曰無所於最正覺者舍利弗言今諸佛最正覺及其已正覺與當正覺者如江河沙皆謂何乎曰此以文數爲讀者耳非謂道有去來今也夫三塗等且如賢者得道亦何曰所得者爲不惑耳天曰如是賢者吾成佛者亦以爲彼未正覺故於時維摩詰謂舍者舍利弗言是天已奉事九十二億佛神通之智已解了所願普具法忍已得已不退轉願行如言所欲能現如來種品第八

文殊師利問曰何謂族姓子菩薩所至到處興有佛法維摩詰言其來往周旋有智慧興有佛法菩薩來往爲之奈何其至五無間處能使无諍恕至地獄處能使除冥塵至於畜生處則爲除闇昧能使無慢求入餓鬼道一切以福隨次合會至无智處不與周歸能使知道在怒害處爲現仁意不害衆生在憍處爲現樞梁合聚度人在塵勞處爲現都淨無有勞穢如在魔道則能使其覺知所緣在弟子

道所未聞法令人得聞在緣一覺道能行大悲坐而化人入貧窶中則爲施以無盡之財入鄙陋中爲以威相嚴其種姓入異學中則使世間一切依附遍入諸道一切能爲解說正要至涅槃道處既生死如無絕已是爲菩薩來往周旋所入諸道能有佛法於是維摩詰又問文殊師利何等爲如來種答曰有身爲種无明與愛爲種婬怒癡爲種四顛倒爲種五蓋爲種六入爲種七識住爲種八邪道爲種九惱爲種十惡爲種是爲佛種曰何謂也文殊師利言夫虛無无數不能出現住發無上正真道意在塵勞事未見諦者乃能發斯大道意耳譬如旃檀生高原陸土不生青蓮芙蓉衛華卑濕汙田乃生此華如是不從虛無无數出生佛法塵勞之中乃得衆生而起道意以有道意則生佛法從自見身積若須彌乃能無見而起道意故生佛法依如是要可知一切塵勞之疇爲如來種又譬如人不下巨海能舉夜光寶耶如不入塵勞

事者豈其能發一切智意
賢者大迦葉言善哉善哉文殊師利
快說此言誠如之意塵勞之疇為如
來種奚但身見能發無上正真道乎
雖坐無間具猶能發斯大道意而
具佛法矣已得羅漢為應真者終不
能復起道意而具佛法也如根敗之
士其於五樂不能復利如是弟子雜
行已斷其於佛法不樂不利無復志
願是以凡夫於佛法為有反復如弟
子無有所以者何凡夫聞佛法能起
大道不斷三寶使夫弟子終身聞佛
法力無所畏非復有意起大道也於
是衆中有坐菩薩字衆像見問維摩
詰言居士父母妻子奴客執事安在
朋友親戚徒隸為誰羣從所有乘馬
車乘皆何所在尒時長者維摩詰荅
衆像見而說頌曰
母智度無極　父為權方便　菩薩由是生
得佛一切見　樂法以為妻　悲慈為男女
奉諦以降調　居則思空義　學知一切塵
其生隨所欲　上道為親友　覺意而不著
我徒勇而果　君從度無極　四恩當女事

樂以歌道德　攝持為妓圃　覺華甚奇快
嚴寶度知見　彼樹法林大　八解之浴池
正水滿其淵　淨華衆如殖　浴此無垢塵
乘駕五通馳　大乘難過踰　調御以道意
八道恒忘憂　相具以嚴容　衆好飾其姿
慙愧免行成　華鬘謂不疑　七寶貨之大
求者無與法　得報利弘多　隨布分斯道
守如禪解教　無患清淨道　以是依諸佛
常勇志不搖　是食甘露者　以解味為漿
不慢不疑淨　戒品為塗香　在彼衆塵埃
勇健莫能勝　除伏一切魔　咸使至道場
其於所墮生　都已無惑根　為現諸剎土
將護塵衆塵　供養億如來　奉諸三界特
不我則為佛　生輒務成養　修治佛土淨
訓化諸群生　由是得寂剎　無人人所行
一切民萌類　聲響及衆變　一時能盡現
菩薩樂精進　邪行為順現　隨欲奉致來
方便度無極　一切示軌儀　為現勝言教
示身終如死　祐化諸人物　於幻法不殆
現切盡乾燒　更始生地形　衆人有常想
照令知無常　正使或億千　出之一邑里
能悉為空舍　安諸施以道　如有禁呪語
嶮合若干輩　皆為到彼度　菩薩無所畏

世間衆道術　一切捷而學　非以隨疑見
因之解人惑　或作日月天　或為梵中尊
為地主以德　為風神亦然　刼中有疾疫
為之設醫藥　勤恤護養安　除病消諸毒
刼中設飢饉　則施養與漿　前救彼飢渴
刼以法語人　刼中若兵起　已為作慈利
化之以不諍　兆民得休濟　若於大戰中
則我得巨衆　恒協用和安　菩薩力勢強
至於有獄刑　佛土不可勝　輒至到于彼
趣使衆庶寧　所往方教化　五道遍分明
一切生索現　此為菩薩生　在欲示饒有
現捨而行禪　能禁制魔首　莫知孰執焉
火中生蓮荷　是可謂希有　無比為大炬
其在欲能尒　有民衆所聚　則為興農利
導以無貪欲　立之以佛智　求為世間將
宗長若帝師　輔上而懷下　以此安羣黎
周惠諸貧民　資財無有極　因厭所布施
勸勵起道德　在於憍慢中　示現作力士
消伏諸貢高　使立佛正道　見人有危懼
居前而慰安　既施使無畏　乃化以道真
為五通仙人　修治梵行事　立衆以淨戒
及忍和損意　敬養衆民　見者樂精進
所有僮僕奴　教學立其信　隨如方便隨

令人得樂法　欲現一切寂　善權法深學
無際行謂此　是以遊无礙　合會無邊慧

說法无有量

不二入品第九

於是維摩詰問衆菩薩曰諸正士所樂菩薩不二入法門者爲何謂也座中有名法作菩薩答曰族姓子起分爲二不起不生則無有二得不起法忍者是不二入

首閑菩薩曰吾我爲二如不有二不同像則無吾我以无吾我無所同像者是不二入

不眴菩薩曰有受爲二如不受則無得无得者不作淵以無作无馳騁者是不二入

首立菩薩曰勞生爲二爲勞衆者其於生也弗知弗樂以過衆知而受色欲者是不二入

善宿菩薩曰憒知爲二當以不憒不知於諸法念作而行不念作者是不二入

善多菩薩曰菩薩意弟子意爲二如我以等意於所更樂無菩薩意无弟

子意與無意同相者是不二入

善眼菩薩曰一相不相爲二若都不視不熟視不暫視不作一相亦不暫相於視不視以等視者是不二入

華養菩薩曰善不善爲二於善不善如無所興是謂無想以无想立者而不爲二都於其中而無度者是不二入

師子意菩薩曰一切不歡爲二當如金剛而無覺知不爲愚行亦不解者是不二入

勇意菩薩曰滿不滿爲二如得正法則其意等已得等者終不爲滿不滿想亦不以無想而得不以想受而住者是不二入

淨解菩薩曰此有數此无數爲二若離一切數則道與空等意都已解無所着者是不二入

人乘菩薩曰是世間是世尊爲二若世間意空於其中不捨不念不依尊上者是不二入

目見菩薩曰盡不盡爲二盡者都盡都盡者不可盡是謂无盡無所盡故曰盡曰盡者無有盡如斯入者是不

二入

普門菩薩曰我非我爲二如我之不得非我何可得於我自然而不作者是不二入

明天菩薩曰明不明爲二不明淫怒是故有明若是不明不計以作等計於其中而平等不以二得要者是不二入

愛觀菩薩曰世間空耳作之爲二色空不色敗空色之性空如是痛想行識空而作之爲二識空不識敗空識之性空彼於五陰知其性者是不二入

光造菩薩曰四種異空種異爲二空知此種者是不二入

善意菩薩曰眼色爲二其知眼者見色不染不怒不癡是謂清淨如是耳聲鼻香舌味身更心法爲二其知心者於法不染不怒不癡是謂清淨如此住者是不二入

无盡意菩薩曰布施一切智而分布爲二布施而自然一切智亦尒一切智自然布施亦尒如是持戒忍辱精

進一心智慧一切智而分布為二智慧而自然一切智亦今一切智自然智慧亦亦於其中而一入者是不二入

深妙菩薩曰空異无相異無顧異為二如空則無相无相則無顧无顧者不意不心不識不行其以一向行衆解門者是不二入

寂根菩薩曰佛法衆為二佛性則法法性則衆一切是三寶無有數无數則朴朴則正諸法樂隨此者是不二入

不毀根菩薩曰有身與有身盡為二有身則有盡何則從身生見從見有身是故有身有毀滅雜彼以無雜自然如滅而不迷不惑者是不二入

善斷菩薩曰身口心為二所以者何是身則無為之相也如身之無為口相亦无為如口之無為心相亦无為如其心之無為一切法亦无為其以無二无三事者是不二入

福土菩薩曰福與不福為與不知為為二於福不福如不知為如不有為是則無二其於罪福不以知為如自然相以空知者不是福不非福亦不

無知覺如此者是不二入

首懷菩薩曰華綠辯說為二若其不華綠則無所不善无非善也如無不善无非善者是不二入

月藏菩薩曰闇與明為二不闇不明乃無有二何則如滅定者无闇無明如諸法相而等入者是不二入

寶印手菩薩曰其樂涅槃不樂生死為二如不樂涅槃不惡生死乃無有二何則在生死縛彼乃求解若都无縛其誰求解如無縛无解無樂无不樂者是不二入

心珠立菩薩曰大道小道為二依大道者不樂小道亦不習塵無大道相無小道相如如想之士无以行道者是不二入

誠樂仰菩薩曰誠不誠為二誠見者不見誠奚欺為之能見何則非肉眼所見也以慧見乃而見其以如見無見無不見者是不二入

如是諸菩薩各各說已又問文殊師利何謂菩薩不二入法門者文殊師利曰如彼所言皆各建行於一切法

如無所取无度無得无思無知无見无聞是謂不二入

香積佛品第十

於是賢者舍利弗心念曰時食過此諸大人當於何食維摩詰知其意而應曰唯然賢者若如來說八解之行豈雜欲食而聞法乎要聞法者當為先食是時維摩詰即如其像正受三昧上方界分去此利度如四十二江河沙佛土有佛名香積如來至真等正覺世界曰衆香一切弟子及諸菩薩皆見其國香氣普薰十方佛國諸天人民比諸佛土其香最勝而彼世界無有弟子緣一覺名彼如來不為菩薩說法其界一切皆以香作樓閣經行香地兜國皆香菩薩飲食則皆衆香其香周流無量世界時彼佛諸菩薩方坐食有天子學大乘字香淨住而侍焉一切大衆皆見香積如來與諸菩薩坐食維摩詰問衆菩薩言諸族姓子誰能致彼佛飯皆曰不能即復問文殊師利卿此衆中未悉了乎荅曰如佛所言未知當學於是維

摩詰不起于座居衆會前化作菩薩光像分明而告之曰汝行從此佛土度如四十二江河沙世界到衆香利香積佛所往返見食則礼佛足如我辭曰維摩詰言願得世尊所食之餘欲於忍界施作佛事令此懈廢之人得弘大意亦使如來名聲普聞彼諸菩薩菩薩居衆會前上昇上方忽然不現舉衆皆見其去而化菩薩到衆香界礼彼佛足言維摩詰菩薩稽首世尊足下敬問無量興居輕利遊步康強少承福慶願得世尊所食之餘欲於忍界施作佛事令此懈廢之人得弘大意亦使如來名聲普聞彼諸菩薩皆愕然曰此人奚來何等世界有懈廢人耶以問佛香積報曰下方去此度如四十二江河沙刹得忍世界有佛名釋迦文漢言能仁如來至真等正覺於五濁刹以法解說懈廢之人彼有菩薩名維摩詰說上法語今遣化來稱揚我名彼菩薩曰其人何如乃作是化德力無畏神足若斯佛言甚大一切世界皆遣化往化作佛事

以益衆人

於是香積如來以滿鉢香飯一切香具與化菩薩時彼九万菩薩俱發聲言我等欲詣忍土見釋迦文彼佛報言往族姓子賣尒忍香入往世界無以仁故有放逸意自持汝所舉行勿令彼聞等薩不如無聞於彼生驚遇意而有勞想所以者何佛土虛空諸佛世尊欲度人故為現其刹耳化菩薩既受飯與諸大人俱承佛聖旨及維摩詰化須臾從彼已來在舍維摩詰即化為九万師子牀嚴好如前諸菩薩皆坐訖化菩薩奉佛具足之飯與維摩詰飯香一切薰維耶離及三千大千世界皆有美香時維耶離諸梵志居士尊者月蓋等聞是香氣皆得未曾有自然之法身意怏然具足八方四千人入維摩詰舍觀其室中菩薩甚多觀師子座高大嚴好見皆大喜悉礼菩薩諸大弟子却住一面諸香地天人色行天人皆來詣舍維摩詰謂耆年舍利弗諸大弟子言賢者可食如來之飯惟大悲味無有限行以

博意也有異弟子念此飯少而此大衆人人當食化菩薩曰四海有竭此飯無盡使衆人食摶若須彌猶不能盡是不可盡所以者何无有盡戒至于定慧解度知見如來之飯終不可盡於是鉢飯悉飽衆會飯故不盡諸菩薩大弟子天龍人食此飯已氣充安身辟如一切安養國中諸菩薩也其香所薰毛孔皆安亦如衆香之國香徹八難

於是維摩詰問衆香菩薩言諸族姓子香積如來云何說法彼菩薩曰我土如來無文字說但以其香而諸菩薩自入律行菩薩各各坐香樹下其香皆薰一切同等悉得一切香德之定堪任得定菩薩一切行無所著彼諸菩薩問維摩詰今世尊釋迦文云何現法維摩詰曰此土人民剛強難化故佛為說剛強之語是趣地獄是趣畜生鬼神之道是為由身由言由意惡行之報至于不善惡行滋多故為之說若干法要以化其麁獷之意譬如為馬懼惙不調著之羈絆加諸

杖痛然後調良如是難化譬張之人為以一切苦諫之言乃得入律彼菩薩曰未曾有如世尊釋迦文乃忍以聖大之意解貧窮之人及其菩薩亦能勞謙止斯佛土甚可奇也維摩詰曰如卿等言此土菩薩於五罰世以大悲利人民多於彼國百千劫行所以者何諸族姓子此忍世界有十德之法為清淨彼土无有何等十一布施攝貧窮以敬戒攝無礼以忍辱攝強暴以精進攝懈怠以一心攝乱意以智慧攝惡智以悔過度八難以大乘樂遍行以種德本濟無德者以合聚度人民是為十德而以發意取彼菩薩曰為以幾法行無瘡痏從此忍界到他佛土維摩詰曰有八法行菩薩為無瘡痏從此忍界到他佛土何等八為衆設耻避乱屠肆為一切人任苦忍諍為諸善本以救衆生為不距衆人而愛敬菩薩所未聞經諾聽不乱不嫉彼供不謀自利常省己過不訟彼短自撿第一以學衆經是為八當此維摩詰與衆會及文殊師

利說法時滿百千人發無上正真道意十千菩薩逮得法忍

菩薩行品第十

是時佛說法於奈氏之園其場嚴然廣博嚴事一切衆會皆見金色佛告阿難言此所從出曰是維摩詰從香積佛取飯於舍食者一切毛孔皆香若此阿難問曰是香氣轉能久如維摩詰答言至此飯消曰此飯者幾時而消答曰此飯住止至七日七夜後乃消化而隨所語若弟子行者服食此飯不得道終不消其食此飯而中止者則不消也新行大道而服食此不得法忍則亦不消若得法忍而食此飯至一生補處其飯乃消辟如阿難阿昏陁藥其香遍一室皆作奢香氣悉消衆毒藥氣乃歇此飯如是未孚即消至諸蛭毒一切除盡飯氣乃消阿難曰彼以佛事作此飯耶佛言如是如是阿難或有佛土以光明作佛事或有佛土以菩薩作佛事有以如來色相名號現作佛事有以衣食菀園棚閣而作佛事有以示現神足變化而作佛事有以虛靜空無寂寞為作佛事而使達士得入律行有以影響夢幻水月野馬曉喻文

說而作佛事有以清淨無身无得無言無取而爲衆人作佛事若此阿難不有是義及諸所有亦不爲人作佛事也以此四魔八十四垢百千種人爲之疲勞是故諸佛爲作佛事故此阿難名爲佛法隨所行入之法門菩薩得入此門者若得一切好大佛土不以喜悅得不好土而亦不避其近如來即益起敬妙哉一切佛法以等度人而佛土不同辟如有佛土有地若干道所覆蓋不若干也如是阿難有諸如來爲若干像其無量慧不若干也正等阿難如來身色威相性大戒定慧解度知見事力無所畏及佛法慈悲護安受行壽量說法度人是故名爲等正覺名爲如來名爲佛此三句者其義甚廣使吾以劫之壽未能周竟三千大千申暢其義以知衆生之意上智多聞得念總持爲一切人說此三句之義窮劫未能竟此爲等正覺爲如來爲佛者也是故阿難佛道無量如來智辯不可思議阿難白佛願今已後无稱我爲上智多聞

佛言阿難汝起疲厭之意於弟子中爲最多聞比諸菩薩未有見焉菩薩志願所作弥多一切海渧尚可測量菩薩智慧諸持定念種種所得不可稱度阿難汝且觀菩薩行是維摩詰一時所現德善之本彼諸弟子緣一覺者一切變化於百千劫不能現也於是衆香世界菩薩來者皆又手言如來名等吾甚思念無有遺忘於此佛土終不起想又如世尊諸佛權道不可思議以度人故爲隨所欲而現佛土之好願佛贈我以佛之法遺遷於彼土當念如來佛告諸菩薩言有盡不盡門汝等當學何謂爲盡謂其有數何謂不盡謂爲无數如菩薩者不盡於數不住無數以何於數而不動者謂之大慈不動大悲不捨性以和樂意而不荒見人而恢奉事聖衆惠施軀命以受正法種善無厭分德不住學法不懈說教不忘供事佛勸所生不恐具受不慢不輕未學不爲塵埃守真化生欣樂受決安身以力安彼以悅禪定爲學行想生死爲善

權想來求爲賢友想惡知爲具足想所有爲布施想惡戒爲依受想不忍爲忍默想懈怠爲精進想亂意爲知念想惡智爲行智想度無極爲父母想道品爲群祖想修行無爲菩薩想一切衆生爲大乘想斷煩惱爲無盡想菩提爲樹想隨道法爲轉輪想菩薩爲導師想魔爲道場想無所畏爲師子吼想八解爲內宮想十力爲內親想三十七品爲內親屬想六十二見爲外道想六十二見爲外道想六十二見爲外道想

然法寂而不轉觀退轉者身意不隨
觀無處所為住生死以度斯漏觀無
所行為行導入觀於无我以大悲柔
而成濟之觀無所生不隨弟子緣一
覺律觀于惶荒不荒福德觀夫虛无
不虛正智觀於言語不猒智慧觀無
有主應自然智觀无適莫義合則行
是為諸族姓子菩薩不住無數
又復不盡數者為合會福不住无數
者為合會慧不盡數者為行大慈不
住無數者為有大悲不盡數者為道
人民不住无數者為求佛法不盡數
者為具佛身相不住無數者為具一
切智不盡數者為行善權不住无數
者為出智慧不盡數者為淨佛土不
住無數者為佛立故不盡數者利誘
進人不住无數者現人利故不盡數
者計會善本不住無數者施善力故
不盡數者為具所願不住无數者為
本願故不盡數者為具滿性不住無
數者為性淨故不盡數者為五通不
邪住无數者知佛六通故不盡數者
行度無極不住无數者無滿時故不

盡數者求諸佛寶不住無數者不求
無寶處故不盡數者習行衆藥不住
无數者知彼衆病故不盡數者生死
自然不住無數者泥洹自然故於是
彼諸菩薩聞此喜悅皆生善心諸是
三千大千世界一切好華猗至于滕
以供養佛稽首佛足右遶三匝以次
合聚於是佛土忽然不現須臾之間
已還彼國近香積佛
見阿閦佛品第十二
於是世尊問維摩詰汝族姓子欲見
如來為以何等觀如來乎維摩詰曰
始不以生終不以數今則不住空種
是同入無所積眼耳鼻口身心以離
三界不疲懈三脫門得三達智為無
所至至一切法得無身立積於誠信
如無所住如慧无雜不生因緣不為
相不熟相不暫相不一相不非相不
无視不為視不熟視不暫視不此岸
不度汎不中流不以此不以彼不以
異不解慧不住識無晦无明無顯无
名無弱无強無教无不教無淨无不
淨无數無不數无言無不言不施不

受不戒不犯不恐不諍不進不怠不
禪不亂不智不愚不誠不欺不出不
入不往不反斷諸雜聲非有土非无
土非有餘非盡賜非摸非想非著捨
著平等正法非量非攝非過非逆非
作非見非聞非意非識度諸所生正
至諸慧等諸人物說一切法無所生
無所有无畏導一切受無不樂作无
刺无擊無滅无敗無固无畏無憂无
喜無聲一切滅說无語如是世尊如
來身為若此為如是觀如是觀者名
為正觀以他觀者猶為邪觀
賢者舍利弗承佛聖旨而問佛言是
人何沒來生此土佛言汝自以是問
維摩詰舍利弗言族姓子汝於何沒
而來生此維摩詰言如卿賢者以法
為證沒當何生曰安有斯法沒而生
者維摩詰曰若無沒來何有諸法曷
去如是汝於何沒而來生此幻士造
化為男為女寧有沒來舍利弗言化
者無沒生也維摩詰曰如來不云一
切法化自然荅曰如是曰化自然相
非諸法耶曷云如是汝於何沒而來

生此沒者舍利弗為行盡賜生者為行長蓋菩薩沒者不盡善本生不長惡佛告舍利弗是族姓子本從阿閦佛阿維羅提世界來阿閦者漢言無怒阿維羅提者妙樂也舍利弗言希有世尊是族姓子乃從清淨佛土而來樂此多怒之處維摩詰言云何賢者夫日一切周行冥中為樂冥耶荅曰不然日不休者其明堪任行衆冥故也曰夫日奚故行閻浮利上荅曰欲以明照為之除冥曰如是賢者菩薩若生不淨佛土則淨其人不俱為汙一切所近輒為除冥

是時大衆渴仰欲見妙樂世界阿閦如來及其大人佛知一切衆會所念即請維摩詰言族姓子現此衆中妙樂世界阿閦如來及其菩薩諸弟子衆衆皆欲見於是維摩詰菩薩自念吾當止此師子座不起為現妙樂世界鐵圍山川溪谷江湖河海州域須彌衆山明冥日月星宿龍神天宮梵宮及衆菩薩弟子具足國邑墟聚人民君王阿閦如來及其道樹所坐蓮花其於十方施作佛事及其三重寶階從閻浮利至忉利宮其階忉利諸天所以下閻浮利礼佛拜謁供事聞法閻浮利人亦緣其階上忉利宮天人相見如是無數德好之樂從妙樂世界上至第二十四阿迦膩吒天又斷取來供養入此忍界使一切衆會得相見維摩詰念欲喜衆會助如其像正受三昧而為神足居諸衆前於師子座以右掌接妙樂世界來入忍土彼得神通菩薩天人弟子見接舉來皆起稱曰唯然世尊哀取我惟世尊安立我阿閦佛以方便受衆人而解之曰非我所為是維摩詰所接也其餘天人不知為誰取我如往而妙樂世界入此忍土不增不減又此土不迫隘而彼土亦不損也

於是世尊釋迦文告諸衆曰汝等觀是妙樂世界阿閦如來其土嚴好菩薩行淨弟子清白皆曰唯然已見願受如是淨好佛土諸菩薩皆欲追學阿閦如來菩薩所行其於是見彼阿閦如來佛土者十四姤人起無上正真道意皆願生妙樂世界佛即記說是輩皆當生妙樂土又當來化我此忍世界一切化已當復還彼佛問舍利弗汝已見妙樂世界阿閦如來如是世尊見彼土人一切淨好皆得神足如維摩詰我等世尊快得善利得興是正士相見興之從事在在人人聞是法者快得善利誰聞是語而不好信如有手執戟習諷讀是為得佛行念如有諷起是經法者為受正法為捨衆道為如來到其舍若究暢書隨是法說而敎事者是為得佛福施得大法智其以是經四句頌敎為周學說是為已得記莂為得法樂已甚解矣

法供養品第十三

於是天帝釋白佛言多福哉世尊得近如來文殊師利者雖百千聞未有若此經法化者也以宿曾聞是法不疑故使其人得此法乘能受持誦況我面值應心與合諸受此者吾無所違若一切見軌跡不離諸佛者於諸彼轉其已得勝為降衆魔而來體道

道意佛念其人必得持是法者吾與
官屬當助安之在所墟聚國邑有以
是法教勸說者吾與官屬共詣其所
其未樂之天人吾當起其樂心以喜
樂而勞護法佛言善哉善哉天帝吾
代汝喜是諸天來現在佛得道者皆
說是法若是天帝欲得供養去來現
在諸佛世尊當受是法持誦自清宣
示周學正使天帝三千世界如來滿
中辟如甘蔗竹蘆稻麻叢林甚多無
數皆為如來有賢者子賢者女於一
劫若百劫敬之事之奉之養之一切
施安進諸所樂至諸佛般泥曰一一
等意穿地藏骨立七寶塔周於四方
弥滿佛界高至梵天施設蓋幡為諸
佛別造塔皆於一劫若百劫供養衆
華衆香衆蓋憧幡伎樂云何天帝此
人殖福能增多不曰多矣世尊彼之
福祐不可稱說億百千劫佛告天帝
當以知是賢者子賢者女受此不思
議門所說法要奉持說者福多於彼
所以者何法生佛道法出諸佛其能
供養比正法者非思欲施輩當以是

佛告天帝有昔過去無央數劫不可
稱計時世有佛名倜沙闍羅耶（漢言藥王）
如來至真等正覺明行成為善逝世
間解無上士道法御天人師號佛世
尊其世界名太清劫曰淨除彼時天
帝藥王如來壽三十劫其弟子衆凡
三十六億菩薩十二億是時有轉
輪聖王名曰寶蓋王有七寶主四天
下五劫奉事藥王如來率其官屬施
諸所安至五劫中聖王寶蓋名其千
子而告之曰汝等已見如來當共奉
事施以所安於是千子聞父王命皆
以安和復至五劫供養藥王如來并
其官屬一切施安第一太子名曰善
宿獨坐自念寧有供養殊過此者空
中有天承佛聖旨應曰正士法之供
養勝諸供養即問何謂法之供養天
曰何不行問藥王如來佛當為汝解
說法之供養於是太子善宿即起行
詣藥王如來稽首佛足而問法之供
養為法見者是何謂也藥王佛言法
供養者如佛所說衆經奥藏深邃之
言諸世所歸非為難受難見之輩以

無憍慢微妙无像其義夷易菩薩藏
藏修至諸持經印所封非無道理其
輪清淨入六度无極可善取學道品
法淨入正之事為下大悲建于大慈
離諸大恥觀本緣起非人非命非女
非男如空無相无願無為道地之行
法輪之際天人百千所共歡譽法藏
無厭舍愛衆人明宣諸佛菩薩道行
為入有義法之正要下於无常苦空
非身戒無所犯一切彼轉見為怖畏
師仰諸佛覩夫生死而不與同現滅
度安習如是像衆經微言分別惟觀
而以受法是為法之供養又族姓子
法供養者為聞法生法法轉成緣起隨順離諸際
見為如不生不起法忍非身非人為上因緣无違无
受如无所諍以捨我作而依於義不以嚴好以隨聖
典而依於慧不為文飾處處入義而
依於經不習非義以所懷戰而依於
法不用人所見得諸法無受入无處
所滅於不明滅於行滅於識名色六
入更樂痛愛受有生老死苦一切以
滅如是滅如是觀十二因緣起以不
可盡而受微妙人所視見而以不視

是族姓子名為無上法之供養

如是天帝太子善宿從樂王佛聞法供養便得順忍即解寶衣以覆佛上而言曰余以堪任於如來滅後奉受正法作法供養擁護是道惟願如來加哀豎立令我得降魔怨取佛正法被佛知其內性即說曰未後汝當守護法城於時善宿從見世尊以寶之幢幡寶蓋道勤修德本精進不怠即立善法起五神通得入諸道之持不斷辯才逐於世尊般涅曰後以智慧力至滿十劫藥王如來所轉法施隨而分布於時善宿比丘化十億人使立大道十四姨人解弟子乘餘无量人得生天上如是天帝在昔異時王寶蓋者於今得佛名寶成如來其太子善宿者則吾是也其餘諸子於是賢劫皆得如來至真等正覺此賢劫中千佛興者是也從鳩留先為始作佛至樓由如來為最後得如是天帝當知此要昔者我身於諸如來行法供養得為上化為長化為頭化為無上无比之化是故天帝當以知此法

之供養供養於法

第十四

屬累弥勒品

彼時佛語弥勒菩薩言弥勒是名為無數億劫習佛道品汝隨分布受是微經佛所建立如來滅後廣博此道所以者何後世得者族姓子族姓女天龍神揵沓和當下德本其於前時已作无上正真道行而未得聞受此法者聞是輩經必甚歡樂當頂受此佛之要道又汝弥勒當利是輩諸族姓子於是當為布現是經文菩薩有二印何謂二有意雜句嚴飾之印有入深法妙化之印彼若好意雜句飾者當知是為阿夷恬菩薩輩也若得是深經書受廣行不以數數有畏聞之能傳當知是菩薩為久修梵行復有四事阿夷恬用空耗何謂四所恭聞經聞之驚疑不作勸助專增為乱吾未曾聞此從何來若族姓子甚解深法樂說微妙不從受習雖近不敬專於中作毀行是為四阿夷恬為空耗不得至深法忍又弥勒有二行菩薩雖解深法猶以空耗何謂二習在

邊方不恒其行檀智裁人不受不誦亦不進求自有甚解學深法者則以輕慢貪濁懷嫉不能納人亦不法施是為二雖解深法猶以空耗不能疾近不起法忍

於是弥勒菩薩白佛言未曾有唯然世尊至於如來之善言吾當遠離如此之惡以護如來無數億劫道品之習於聽者于心無疑難是輩經當令手得恣所念取若念受持如是輩經傳示同學廣說分明其時世尊得如是經樂意相傳者當知此輩菩薩為弥勒所建立也佛言善哉善哉弥勒如來代喜善說是言於是一切菩薩等俱供同出聲言如來滅後我等在所佛土當來於此分布佛道示諸同學以其所樂尒時四天王白佛言在所世尊墟聚國邑有行如是深經法者吾當率諸官屬詣講法所為護講法百由延內當令一切聞見講法令無伺求得其便者彼時佛告賢者阿難受是經法奉持誦說以布現人阿難言唯當受是經布現衆人要者世尊

維摩詰經下卷　第弟九張　樹字号

當何名斯經亦當以何奉持之佛告阿難是名為維摩詰所說亦名為不可思議法門之權當奉持之佛說是已莫不勸受尊者維摩詰文殊師利為上首衆菩薩大弟子一切魔衆聞佛所說皆大歡喜

維摩詰經卷下

佛說維摩詰經卷下

校勘記

一　底本，金藏廣勝青本。

一　八八七頁下一行第一一字「壞」，資、磧、南作「敗」。

一　八八七頁下四行第七字「息」，諸本作「自」。

一　八八八頁上一二行第一三字「便」，資、磧、南、徑、清作「使」。

一　八八八頁中四行第一一字「解」，磧、普、南、徑、清作「解脫」。

一　八八八頁中七行第七字「也」，徑作「者」。

一　八八八頁中一一行第七字「女」，資、磧、普、南、徑、清作「汝」。

一　八八八頁下五行「者在」，徑作「在此」。

一　八八八頁下一三行第三字「得」，資、磧、普、南作「而得之」。

一　八八八頁下一九行第四字「士」，諸本作「土」。

一　八八九頁上二二行第八字「何」，磧、普、南、徑、清作「凡」；麗作「何凡」。

一　八八九頁中一〇行第六字「已」，資、磧、普、南、徑、清作「昔已」。

一　八八九頁中一二行品名前，麗冠有「維摩詰經」，下同。

一　八八九頁中一六行末字「恕」，諸本作「怒」。

一　八八九頁下二行第六字「憍」，資、磧、普、南、徑、清作「憍慢」。

一　八八九頁下九行第一〇字「无」，資、磧、普、南、徑、清作「不」。

一　八八九頁下一七行第二字「蘅」，資作「衡」；磧、普、南、徑、清作「莖」。

一　八八九頁下一八行「虛無」，資、磧、普、南、徑、清作「空」。

一　八八九頁下末行第一〇字「如」，麗作「如是」。

一八九〇頁上四行第三字「奚」，資、磧、普、南、徑、清作「矣」。

一八九〇頁上二〇行第五字「見」，資、磧、普、南、徑、清作「現」。

一八九〇頁中四行首字「參」，磧、普、南、徑、清作「驂」。

一八九〇頁中五行第三字「恒」，資、磧、普、南、徑、清作「垣」；麗作「坦」。

一八九〇頁中六行第一二字「寶」，資、磧、普、南、徑、清作「財」。

一八九〇頁中一一行第二字「犍」，資、磧、普、南、徑、清作「健」。

一八九〇頁中一二行第四字「墮」，磧、普、南、徑、清作「隨」。

一八九〇頁中一三行第三字「塵」，諸本作「度」。

一八九〇頁中一五行第一〇字「剎」，資、磧、普、南、徑、清作「利」。

一八九〇頁中二二行第四字「空」，磧、普、南、徑、清作「室」。

一八九〇頁下五行第八字「養」，諸本作「食」。

一八九〇頁下一三行第五字「荷」，資、磧、普、南、徑、清作「華」。

一八九〇頁下二二行第四字「損」，資、磧、普、南、徑、清作「順」。

一八九〇頁下二二行第九字「蓋」，諸本作「丞」。

一八九一頁上一行第五字「法」，磧、南作「覺」。

一八九一頁上一三行第一一字「不」，資、磧、普、南、徑、清無。

一八九一頁上一九行第六字「慧」，諸本作「慮」，下同。

一八九一頁下九行第二字「觀」，諸本作「覲」。

一八九一頁下九行第九字「耳」，徑、清作「而」。

一八九一頁下一二行第六字「五」，磧、普、南作「二」。

一八九一頁下一四行第八字「本」，資無。

一八九一頁下一四行第一二字「末」，資、磧、普、南、徑、清作「未」。

一八九一頁下一六行第九字「如」，資、磧、普、南、徑、清作「華」。

一八九〇頁下二二行第九字「損」，資、磧、普、南、徑、清作「順」。

一八九〇頁下二二行第四字「相如如相」，磧、普、南作「想如知想」；徑、清作「相如知相」。

一八九二頁中一七行第一〇字「爲」，資、普作「不」。

一八九二頁中一八行第六字「爲」，諸本作「僞」。

一八九二頁中一九行第五字「慧」，磧、普、南、徑、清作「慧眼」。

一八九二頁中一九行第一二字「如」，資無。

一八九二頁中二〇行第五字「者」，資、磧、普、南、徑、清無。

一八九二頁中末行第九字「建」，資、磧、普、南、徑、清作「逮」。

一八九二頁下二行末字「入」後，資、磧、普、南、徑、清有「於是文殊師利說已復問維摩詰曰我等各各說已何等是仁者說不二入時維摩詰

默然無言時文殊讚曰善哉善哉乃至無文字語言是真不二入也說此不二入品時衆中五千菩薩皆得入不二法門俱會無生法忍」。

一八九二頁下四行末字「此」，資、磧、普、南、徑、清作「是」。

一八九二頁下一九行第七字「大」，資、磧、普、南、徑、清作「魔」。

一八九三頁上五行第一二字「食」，資作「飯」。

一八九三頁上一六行第二字「人」，資、磧、普、南、徑、清作「之人」。

一八九三頁上一六行末字「此」，磧、普、南作「七」。

一八九三頁上一八行「漢言能仁」，資、普作夾注；磧、南、徑、清無。

一八九三頁上二二行第五字「德」，資、磧、普、南、徑、清作「得」。

一八九三頁中五行第一一字「往」，諸本作「彼」。

一八九三頁中六行第二字「仁」，資、磧、普、南、徑、清作「人」。

一八九三頁中一一行第一二字「舍」，麗作「維摩詰舍」。

一八九三頁中一四行第一〇字「維」，資作「毗」。

一八九三頁中一五行末字「諸」，資、磧、普、南、徑、清無。

一八九三頁中一六行第七字「月」，資、磧、普、南、徑、清作「善」。

一八九三頁中一八行第一一字「室」，資、磧、普、南、徑、清作「舍」。

一八九三頁下一行第三字「也」，資、磧、普、南、徑、清無。

一八九三頁下一九行第九字「此」，資、磧、普、南、徑、清作「是」。

一八九三頁下一六行第三字「任」，磧、南作「住」。

一八九四頁上一行「壽張」，資作「侏脹」。

一八九四頁上七行末字至八行第三字「所以者何」，資、磧、普、南、徑、清無。

一八九四頁上一三字「一」，諸本作「以」。

一八九四頁上一五行第一二字「痛」，資、磧、普、南、徑、清作「疵」，下同。

一八九四頁上二〇行第二字「距」，資作「巨」。

一八九四頁上二一行第一二字「常」，磧、普、南作「當」。

一八九四頁中六行第四字「佛」，資、磧、普、南、徑、清無。

一八九四頁中一二行「是時」，資、磧、普、南、徑、清無。

一八九四頁中二二行第一二字「議」，資、磧、普、南、徑、清作「議也」。

一八九四頁中末行第一三字「何」，資、磧、普、南、徑、清作「何等」。

一八九四頁下五行「問曰」，資、磧、普、南、徑、清作「復問」。

一八九四頁下八行第一一字「若」，

資無。

一　八九四頁下九行首字「者」，資無。

一　八九四頁下一一行第三字「此」，麗作「此飯」。

一　八九四頁下二一行第一三字「靜」，資、磧、普、南、徑、清作「淨」。

一　八九五頁上六行第九字「行」，資、磧、普、南、徑、清無。

一　八九五頁上七行第二字「得」，資、磧、普、南、徑、清無。

一　八九五頁上八行第九字「而」，資、磧、普、南、徑、清作「如」。

一　八九五頁上一〇行第一三字「有」，資、磧、普、南、徑、清作「其」。

一　八九五頁上一一行第八字「世」，資、磧、普、南、徑、清作「三世」。

一　八九五頁上一四行第一一字「所」，資、磧、普、南、徑、清無。

一　八九五頁上一九行第一〇字「捻」，諸本作「總」。

一　八九五頁上末行第五字「已」，資、磧、普、南、徑、清作「而」。

一　八九五頁中三行第五字「弥」，資、磧、普、南、徑、清作「弘」。

一　八九五頁中七行第一一字「不」，資、磧、普、南、徑、清作「所不」。

一　八九五頁中八行第一一字「皆」，資無。

一　八九五頁中二二行第一〇字「決」，資、磧、普、南、徑、清作「淨」。

一　八九五頁中末行第八字「學」，資、磧、普、南、徑、清作「覺」。

一　八九五頁下八行第九字「福」，資、磧、普、南、徑、清作「作福」。

一　八九五頁下一〇行第六字「而」，資作「如」。

一　八九六頁下一一行第八字「世」，資作「三十」；磧、普、南、徑、清作「三世」。

一　八九五頁下一六行第七字「捐」，資、磧、普、南、徑、清作「損」。

一　八九五頁下一八行第二字「敗」，資、磧、普、南、徑、清作「貶」。

一　八九六頁上一行「而不」，資、磧、普、南、徑、清作「然而無」。

一　八九六頁上三行第六字「入」，諸本作「人」。

一　八九六頁上七行第二字「主」，徑、清作「生」。

一　八九六頁上一〇行第一〇字「爲」，徑、清作「無」。

一　八九六頁上一一行末字「道」，資、磧、普、南、徑、清作「導」。

一　八九六頁上二行第二字「住」，諸本作「不住」。

一　八九六頁中一五行第五字「懈」，諸本作「解」。

一　八九六頁中一八行「不暫相」，資無。

一　八九六頁下三行「往不反」，資、作「住不及」。

一　八九六頁下四行第七字「賜」，麗作「獮」。

一　八九六頁下六行末字「正」，資作「亦」。

一　八九六頁下九行「無滅无敗」，資、磧、普、南、徑、清作「無減無貶」。

一　八九六頁下一八行第九字「來」，資、磧、普、南、徑、清作「生」。

一　八九七頁上一行第二字「此」，資作「主」。
一　八九七頁中五行第八字「德」，資、磧、普、南、徑、清作「得」。
一　八九七頁中六行末字「又」，資、磧、普、南、徑、清作「又欲」。
一　八九七頁中九行第三字「受」，資作「坐」。
一　八九七頁中一二行第三字「起」，資、磧、普、南、徑、清無。
一　八九七頁中一二行末字「世」，資、磧、普、南、徑、清作「然世」。
一　八九七頁中一四行第二字「之」，資、磧、普、南、徑、清無。
一　八九七頁中一四行末字「也」，資無。
一　八九七頁中一五行第七字「爲」，資、磧、普、南、徑、清無。
一　八九七頁中一五行第一一字「如」，資、磧、普、南、徑、清作「而」。
一　八九七頁中二一行第五字「好」，資、磧、普、南、徑、清作「妙」。
一　八九七頁下三行第二字「世」，資、磧、普、南、徑、清無。

一　八九七頁上一行第三字「蓋」，資、磧、普、南、徑、清作「益」；麗作「善」。
一　八九七頁上四行第九字「阿」至五行第九字「也」，資、麗、普、南作夾注「阿闍佛者漢言無怒羅提者漢言妙樂也」；徑、清無。
一　八九七頁上八行第一三字「耶」，資作「所不」。
一　八九七頁上一〇行第一一字「利」，資作「提」。
一　八九七頁上一八行首字「衆」，資、磧、普、南、徑、清無。
一　八九七頁上一八行第一〇字「詰」，資、磧、普、南、徑、清作「詰言」。
一　八九七頁上一九行第四字「此」，資、磧、普、南、徑、清作「是」。
一　八九七頁上一九行第八字「不」，資、磧、普、南、徑、清作「而不」。
一　八九七頁上末行第三字「王」，磧、普、南、徑、清作「主」。
一　八九七頁中五行第八字「德」，資、磧、普、南、徑、清作「得」。
一　八九七頁中六行末字「又」，資、磧、普、南、徑、清作「又欲」。
一　八九七頁中九行第三字「受」，資作「坐」。
一　八九七頁中一二行第三字「起」，資、磧、普、南、徑、清無。
一　八九七頁中一二行末字「世」，資、磧、普、南、徑、清作「然世」。
一　八九七頁中一四行第二字「之」，資、磧、普、南、徑、清無。
一　八九七頁中一四行末字「也」，資無。
一　八九七頁中一五行第七字「爲」，資、磧、普、南、徑、清無。
一　八九七頁中一五行第一一字「如」，資、磧、普、南、徑、清作「而」。
一　八九七頁中二一行第五字「好」，資、磧、普、南、徑、清作「妙」。
一　八九七頁下三行第二字「世」，資、磧、普、南、徑、清無。

一　八九七頁下七行第二字「是」，諸本作「是輩」。
一　八九七頁下七行第三字「正」，麗作「從之正」。
一　八九七頁下七行「之微」，麗無。
一　八九七頁下一三行第七字「是」，資、磧、普、南、徑、清作「此」。
一　八九七頁下二〇行首字「疑」，資作「癡」。
一　八九七頁下二一行第九字「受」，麗作「愛」。
一　八九七頁下末行首字「彼」，徑、清作「中」。
一　八九八頁上一行首字「道」，資、磧、普、南、徑、清無。
一　八九八頁上五行第三字「勞」，諸本作「營」。
一　八九八頁上六行第二字「汝」，資作「尒」。
一　八九八頁上八行第一三字「清」，磧、普、南、徑、清作「淨」。
一　八九八頁上九行第九字「千」，資、

一　八九八頁上一二行第一〇字「之」，資無。

一　八九八頁上一七行「衆香」，資無。

一　八九八頁上二〇行第四字「是」，資、磧、普、南、徑、清作「此」。

一　八九八頁中一行第一〇字「央」，資、磧、普、南、徑、清無。

一　八九八頁中二行夾注「漢言藥王」，徑、清無。

一　八九八頁中五行第六字「太」，資、磧、普、南、徑、清作「大」。

一　八九八頁中一〇行第一二字「名」，諸本作「召」。

一　八九八頁中一八行末字「解」，資、磧、普、南、徑、清無。

一　八九八頁下三行第九字「可」，資、磧、普、南、徑、清無。

一　八九八頁下四行第一一字「建」，資、磧、普、南、徑、清作「逮」。

一　八九八頁下五行第六字「本」，麗作「大」。

一　八九八頁下一八行第一一字「戲」，諸本作「戰」。

一　八九九頁上二行第一二字「佛」，資、磧、普、南、徑、清作「如來」。

一　八九九頁上一一行第一〇字「曰」，資、磧、普、南、徑、清作「洹」。

一　八九九頁中一三行第一一字「十」，磧、普、南、徑、清作「千」。

一　八九九頁上一七行第六字「吾」，資、磧、普、南、徑、清作「吾身」。

一　八九九頁上二〇行第四字「由」，資、磧、普、南、徑、清作「油」。

一　八九九頁上二一行第六字「者」，清作「君」。

一　八九九頁中一行末字「法」，麗作「佛」。

一　八九九頁中二行首字「屬」，諸本作「囑」。

一　八九九頁中五行第一二字「博」，資、磧、普、南、徑、清作「傳」。

一　八九九頁中六行第一二至一三字「族姓」，資、磧、普、南、徑、清無。

一　八九九頁中七行第三字「神」，資、磧、普、南、徑、清作「鬼神」。

一　八九九頁中七行末字「勝」，資、磧、普、南、徑、清作「生」。

一　八九九頁中一一行第四字「是」，資、磧、普、南、徑、清作「時」。

一　八九九頁中一一行第一一字「文」，資、磧、普、南、徑、清作「又」。

一　八九九頁中一七行末字「恭」，諸本作「未」。

一　八九九頁下一行第九字「蔑」，資、磧、普、南、徑、清作「懺」。

一　八九九頁下一五行第二字「供」，諸本作「共」。

一　八九九頁下一八行第九字「如」，資、磧、普、南、徑、清無。

一　八九九頁下二〇行第三字「延」，資、磧、普、南、徑、清作「旬」。

一八九九頁下二二行首字「受」，諸本作「取」。

一九〇〇頁上一行第五字「經」，資、磧、普、南、徑、清作「經法」。

一九〇〇頁上一行第八字「以」，資、磧、普、南、徑、清作「云」。

一九〇〇頁上一行末字「告」，資、磧、普、南、徑、清作「言」。

一九〇〇頁上二行第三字「是」，資、磧、普、南、徑、清作「是經」。

一九〇〇頁上三行第八字「當」，資無。

一九〇〇頁上三行末字「是」，資、磧、普、南、徑、清作「經」。

一九〇〇頁上六行第五字「大」，資、磧、普、南、徑、清作「悉」。